

李天隱先生遺著

北游日記

陳布雷署

206  
488.9  
78

李天隱先生遺著

# 北游日記

陳布雷署



3 2285 9781 5

# 天隱北遊日記目錄

封面題字（陳布雷先生）

序（項士元先生）

自序

遺墨之一（原稿真跡）

遺墨之二（原稿真跡）

辛未北遊日記

甲戌北遊日記

跋

天隱北遊日記

二

本書承陳布雷先生題字項士元先生作序暨同學季階平君代  
爲錄副謹此誌謝又孝廉公會三上公車末次爲光緒庚辰年亦  
有紀行日記惟未削青項先生序謂兩上公車云云係專指本書  
言合併附誌

鏡渠

## 序

紀游之作，淵源甚古，浴沂風詠，實其濫觴。然登覽游觀，非徒恃有健捷之腰腳，尤貴有清妙之藻思。史遷周游名山大川，其文雖有奇氣，而紀游未詳；康樂遨游山澤，兼擅清才，而高情逸韻，僅限於吟什；柳州遊山水諸記，迥出塵俗，極摹繪之能事，而所寫類不出一邱一壑，未能爲系統之紀述；其能計日程功，鑿險緹幽，舉杖履之所涉，曲折纖悉，筆之於書，形神俱化者，徐氏霞客，斯其選矣。吾台負山瀕海，多畸人逸士，契神於山水，振筆以自怡悅者，指難勝屈；碧栖南邨之編游志，伯賢之記雲門，恆叔之誌五嶽，皆先霞客着鞭；而恆叔之作，往往逞其奇詭放浪之才思，涉及仙

釋，不能無遺憾矣！安洲李天隱先生仲昭，爲遜清同光間名孝廉，治經之餘，兼留心鄉邦文獻，旁及謠諺，俱著有成書。曩歲予主講郡校，嘗於其文孫鏡渠處得讀全稿，並間爲錄副以歸；近於鉛槧餘暇，發篋陳書，覺謠諺之足徵民俗，文獻之有裨邦志，復先後輯成「台諺集詠」「台州雜記」二書，揭之報尾。然深媿棉力，未能泐爲專書，以饋當世，殊耿耿也！茲適鏡渠供職省垣，志切誦芬，校刊先生遺著爲蘭雪堂叢書，其二則先生北游日記在焉。予於先生之作，服膺已久，今何幸獲觀此帙流布於天壤也！夫當有清同光之際，咕暉之儒，類多肆力於帖括之學，以期獵取巍科；其上焉者，亦多淺淺於漢學考據，咬文嚼字以自豪。至若山川之美，人物之勝，

道程之險夷，誰有降心而爲之記誌？縱或有之，亦無非偶因登覽游從之適，發爲歌詠，一唱三歎而已。而先生者，兩上公車，獨拳拳於道里游程，晴雨無間，夷險如一，所過名山，大川，勝地，古蹟；悉以簡雅之筆，按日記載；有時揚芬抒藻，出入於柳州；有時寄慨興懷，追蹤於史遷；有時鈎研考校，詳辨古今之跡，復若酈道元之注水經，陸廣微之記吳地；而風土方物之記，尤雅贍質實，霞客以後，舍先生其誰抗衡哉？抑猶有言者，霞客以游爲職志，其所紀述，偃仰進退，無往而不曲當，固爲應有之事；先生之北游，應公車也，游固非先生之所專，紀游亦屬餘事。乃先生既不以科名得失，繫於方寸；而此紀程之作，且能賈其餘勇，再接再厲。此接之恆

叔以官爲行脚，固爲遠勝，卽在霞客，亦豈能及之哉？予離鄉背井，浪游多載，足跡之所涉，不爲不廣，紀游之作，雖亦裒然成帙，而學殖淺薄，文筆旣遠不逮，兼困人事，殺青遷延未竟，讀先生是書，不禁汗下矣！鏡渠不以予爲闇陋，索言於予，爰書此以歸之。

後學臨海項士元謹序



## 自序

予舌耕自給，終年株守，聞人說通都大邑，心健羨之，未能一至。年四十有六，乃始稍涉旁州縣，北至齊魯燕趙，然困於資斧，無多暇日，又未得鄉導，好境當前，往往錯過，不足以言遊也，謂嘗至焉已耳；錄其所至者以藏諸家，毋出示外人，使以馬腫背相笑也。

仙居李仲昭

天籟北遊日記 自序

# 天隱北遊日記卷上

蘭雪堂叢書之二

仙居李天隱仲昭著

辛未北遊日記（同治十年）

余以辛未年公車北上，書生癡念，欲印證平日所知諸地理，故常以筆硯自隨，所至輒記之。聞前輩入京，多以歲底啓行，今知不必過早，擇正月治裝，而獻歲發春，雨雪瀟瀟。初四日，雨少止，正前期所擇日也，午後出門，宿蒼嶺坑。

初五日登蒼嶺，嶺積雲，輿夫不能上下，余下與徒步，屐齒粘雪，刺之不能去，絕頂猶飛花滿身也。夜宿胡陳。

初六日始晴，至永康。明日僱船，每人四百三十文。

初九日至蘭溪換船，余携一僕，及同行沈徐二人，賃三舖，共值洋錢二枚。

初十日午後開船，十里過女埠，女埠一名平渡溼，一名雙龍溪，有廟祠周宣靈王，

陸人也，以孝子而證神。又過桐子灘，石塘，至大洋，去蘭六十里矣。大洋人家頗多，買薪者率於此，與女埠皆在左岸。夜半，大風起。

十一日過東關，（即東館）守風踰時，岸上有兵卡在焉，人家荒落，或曰尚有五六十家，皆吾鄉僑寓者也。兵亂以來，浙東西死亡過半，良田美宅，棄無人收，吾邑苦少田地，遂散之他鄉，田其田，宅其宅，價廉而入多，今直至孝豐等處矣。徽州港會於此，會處有塔，曰嚴州港口，東關後山之塔，則「方臘將臺」也。嚴州在徽港中，離東關可三里，土人言其城大於金華，問吾邑之嘗至此者，曰不然也。自嚴至徽，有名之灘一百有八，無名之灘一百有八，此與三百六十灘之數不符，亦疑其土人誤記也。下舟入瀧，風猶逆，宿瀧口鹿耳門（未知卽鷓鴣原否）對岸。夜中，風稍息。

十二日逆風，桐廬在左岸，不過數百家耳。嚴江一帶皆山，海塘之薪，悉出於此，伐之者亦皆吾仙人也。桐廬三面臨水，其南爲大江，東北一水，自分水來，分水至此八十里。日午，至樅溪，又守風焉；樅溪在南岸，桐廬分縣駐此，市鎮大。是日值迎神來

者，神爲嘉福明王，傘仗鑼炮極盛；又有迎龍者，龍色白，共九段，以布相聯綴，盤舞可觀。自桐以來多漁船，榨溪對面，一水通新城，或云去新城僅十數里。是地至富陽，尙六十里，風逆不能至，湯家埠等處多盜賊，遂宿焉。

十三日，風稍息。未午，至富陽，縣南面臨江，石堤多頽圯，恐卽城址也。入城，縣署前人家尙完好。縣西一港，以有龍王廟，名龍王港，港有橋五洞。東門外一山突起，當水口，山上有廟，林木蔚然，路從山脚行，爲石闌以護往來，山東有塔七級，其頂已折，塔不高，而二十里外卽見之，視江南一江，曰私鹽江也。午後，風浪大作，舟止富陽，至夜方行。

十四日且至義橋，市鎮大。內河之船，皆通紹興，予乃換小船，走聞家堰，過堰，望見六和塔矣，相去猶二十里也。晚至螺螄埠，昏黑不可上，姑宿船中。私念船未過行，予輩又孤客，苟殺而沈諸江，人誰知者。船子似亦知之，慰予言：身本許姓，與杭城許溘生家同源異派，家世忠良，未嘗妄爲，予姑唯唯而已。強臥至旦，入城，停六邑棧

，棧在鳳山門內右手，亂後所置，以寓台人者，然無人執爨，買飯而食，去大街甚遠，殊不便也。

十六日，送副領二紙，至藩臺房魯沛霖家。

十七日，以洋錢百枚，至胡阜康店兌銀票二紙，每枚得紋銀六錢七分五厘。每銀一兩，除會費百之一。而京市平百，當杭庫平之九六；洋錢百，得京市平銀六十九兩六錢餘。

十九日魯沛霖交出供據單，予以折蓋銀一兩，又洋錢四枚給之，始交出水腳銀十兩，（舊有二十兩，兵興所減。）時臨海周藍生先生璫，爲新昌訓導，以用新昌縣起文不合例，停擱於杭。予乃與沈徐二人，趨大關沈姓行中，龍泉吳冠齋先生世珍亦至。冠齋甲辰舉人，進京多次，故予與之偕焉。

二十日，議定船價洋錢八枚，坐者七人，予及沈，徐，吳先生，又一茶客，與予僕及吳僕也。旗上大書「奉旨會試」。午飯後，船戶焚香爇紙，拜祝畢，鳴鑼三通，遞紅

粟，寫船戶某人叩。開船，宿大關外孫老娘行邊。（船有蒲鞋頭船，蘆墟船，莊船，諸名色。予所坐者，蒲鞋頭船也。）

廿一日六十里至塘棲。將出村，分一水，左行，至湖州，舟人謂此路多虞，直下，走嘉興路，是日宿雙橋。

廿二日過石門縣，二十里，是爲石門鎮，俗云石門灣。十里許，至單橋。又五里，至雙橋宿。

廿三日舟行，見一塔在平地，是爲嘉興府，經茶禪寺，及萬古精忠坊，乃至，泊北門外。石門縣至府百二十里，自府至蘇州百五十里。

廿四日自嘉禾行，六十里，泊平望。

廿五日過大浦，（有釐卡）至吳江，不經縣城，夜泊葛浦，村中盡茅舍，有礮船駐此，以路近太湖，多小人也。連日無山，至吳江乃始見山。

廿六日葛浦直行，至上海，左旋三九，（士人以九里計程，故云，）至蘇州。路左有

橋，僅餘二十六洞者，曰寶帶橋，舊時長五十三間。按寶帶橋跨澹臺湖，南北長三十餘丈，去蘇城五十里。及至蘇城，由盤門左折，至胥門，剝小船，至閶門外朱家莊，有縉雲蔡姓者，開行於洞涇裏，冠齋與熟，因寓焉。

廿七日又以洋錢住性和泰店兌銀。本洋六十四枚，每枚準銀七錢。紹莊應洋共三十枚，每枚準銀六錢九分五釐，共得漕平六十七兩七錢餘。是日定「牡丹頭」船一隻。前至嘉興時，茶店已起岸，惟予及冠齋等六人耳，船價洋錢十三枚。

廿八日午後，乘小船到閶門登大船。以日暮不行，乃與冠齋僱小船，遊虎邱。余在洞涇裏橋頭，望見虎邱崔巍，神爲之往，至是急欲一到。自閶門往，路止七里。乃迂道齊門，曠黑不得至，僅至五人墓看花而回。墓在花竹中，門口一碑，朱書「五人之墓」。屋後五封齊列，余不得見古人，見其邱壠，而如見古人矣，與吾杭岳墳，均足資千古憑弔也。隔河爲普濟堂，云去虎邱尚二里。

廿九日開船，過許墅，市鎮大，賣草席及皮蛋者甚多。晚至無錫，遠望見一塔。數



里，抵城下。又十里，至北門泊焉。北門外小山一塔，卽錫山也。

晦日至洛社，過戚墅，是日風順。申刻，見一大邨，舟人謂是常州。旣而行墟野中，可十里，乃至郡城，船舶西郭外。江干居民多賣梳篦（篦以下恆順爲老店，）絨花爲業。西門內有蘇文忠祠，壁黏蘇姓報單，則其地猶有後人矣。又有莊氏大宗祠，祠東坊書「世科第」三字，下列名百餘，又有「道鄉世澤」坊，則鄒氏之登科者也。僻壤陋儒，得見許多名賢生沒之處，庸非幸乎？惜終日坐舟中，無異面墻而立耳！

二月初一日，行一舍，至奔牛，有釐局，泊船頗多。直上爲丹陽路，今以打壩水淺，走孟河。東折，過橋，河狹且淺，一路停木簾無數。十餘里，至羅墅灣，始見有小車，河中舟塞，不可行，官吏出示，禁停舟及停木者，終不能變。又十里許，至上墅。又過一邨，乃至閘橋灣。河中有大王廟，廟左右有橋，其一名五相橋。七八里許，至孟河，亦曰小河口，亦曰關上，蓋奔牛以來，皆爲孟河，此特河口之關耳。船擁擠異常，刻進一寸，時進一尺，日入始得過橋，出村外宿，去奔牛七十里矣。

初二日，不知行幾里出口，覓紅船帶過江，（浪跡叢談，謂紅船，阮相國所製，）其船之大，不及牡丹頭。上書京口救生會，余視小船大船，皆可獨行，不知牡丹頭何以不爾也。初議船值時，即言帶江船須客自雇，至是出賞四千七百文。時風浪掀簸，人爲動色，既至紅船邊，急以索相聯，船稍定，江面不過數十丈，其廣者亦止數里，且有植竿於江中者，知不甚深也。風幸順，沂江而上，東北一支，出興化泰通等處。西上見一塔在山頂，間之曰「歛山」究不知何字也。旋折數十里，出山之北，一港不知分何往。余則復西上，有石立山脚如人，當即元史之「石公山」，時風又猛，願塔山已在左腋矣。晚至焦山，江頗闊，山北高南下，殊不高大，屋宇皆在東麓平地。南岸一山麓，立石甚奇。夜泊鎮江，無所見矣。鎮江膏藥著名，有入城買者，予以是日嘔吐臥船中。

初三日晨到瓜洲，竟不知江面幾里，過楊子橋，無人家，支流頗多。過一塔寺，則揚州城外也，有關以驗行客，又前爲揚關，亦如之。未至揚關爲通江門，過關爲挹江門，即鈔關也。門外樹柵，以迂出入，江干皆編竹爲屋。揚城婦人，雖多裹足者，然裸露

其脛，不以爲羞。鞋尖過短，不能掩趾。戴假髻如龜殼，殊非美觀。城內戴春林，以香珠痧藥著名，予入鈔關訪之，比比皆是也。惟正大茶舖對門，有府縣告示，勒於壁石者，爲真。反，登舟，至東關宿焉。東關爲利津門，西域先賢「普哈丁」之墓在隔河，墓宮甚大。入城，店肆甚多，非鈔關比也。問「梅花嶺」，云在北門二里許，頗有茶館。「平山堂」亦在北門，已荒廢矣，皆以道遠輟行。瓜州至揚，四十里。

初四日發東關，風順。十餘里，至邵伯湖，湖闊如江，洲渚不一。久之，睹河北岸一村，瓦屋參差，村邊楊柳齊高若截，問之，云是邵伯，蓋市鎮也，去揚州五十里。自此河身漸狹，至一處，皆編茅覆屋。隔河叢木中，紅牆周遭，爲「露筋娘娘廟」，距高郵州止三十三里矣。過北車路，望見高郵塔。時河邊有修堤者，皆椽椿水中，椿上置葦，雜以泥土，亦有疊石爲之者。過高郵城外，見棹，楔書「瑞映珠湖」。晚至清水潭，岸上有茅店，望河西一湖，爲高郵湖，云長數百里。是日行百三十里。

初五日晨行二十里，過六安溝，市上多魚及孳鱗。至界首，亦市鎮也，榔頭有木坊

，書「界首小關」，郵盡有「萬安宮」。至汜水，市鎮大，兩頭有門，江北漕船百數泊此。是日風利水清，頗快人意。又前見負荻葦者，衆云出高郵湖也。一路皆有閘。未幾，從寶應城外過，糧船多停此修理。至黃浦口，郵盡，有城一段臨關，云兵亂時所築也，今已不完。夕至涇河口。是日行百四十里。

初六日風逆，過平橋，至淮安府，近府有「玉露大王廟」。又前四五里，爲一鋪口，有關部駐此，有「鮑女貞烈祠」。登南圩門四眺，茫茫平野，不辨東西，雷雨倏至，疾風鼓盪，返而登舟，前行卽府城，至慶成門宿焉。門最卑。門外對河有「御詩亭」，四角垂鈴，極爲巍麗。

初七日亦逆風。過大關，查貨驗票，驗畢過號，逾數刻，乃行。抵清江浦，河分爲兩。兩岸皆有人家，而所謂清江浦者，則在右而不在左也。馬頭極大，各省俱有會館，閩浙站房亦在焉。中港一洲，亦有人家，時右河水乾，船舶左河。王家營車行接往右岸過渡，行主于姓，引至酒店喫點心，反至中洲，將行篋搬到大街，以騾車載之。予素未

見車，今見其高危馳驟，心神爲駭。坐小車行五里，見荒野男女成羣掘草，怪其何以不耕種，曰黃河也。至渡黃河，闊不過三四丈，而水極清，蓋咸豐五年，河決考城，北徙千里，此特淮水，而猶襲舊名耳。過河，卽王家營，人家亦大，時臨海諸公皆在嚴姓行，嚴蔣二行，本浙紹人也，車價較廉，于姓索值甚昂，援嚴爲例，乃議定十五兩五錢，（官出示以十二兩爲定，然不能從也。）買鏈以鎖箱於車後，買蒲包以裹釜及銅錢，車前爲小旗，皆於是日完備。

初八日雙套車三輛起行，行家索酒錢，覓車者索賞，送者索值，紛紛如撒菽。至河，送者同，車子登車矣，呼車子曰當駕，呼店家曰掌櫃，自此至京皆然。河闊亦三四丈，不知孰爲淮水，然合二河亦止十許丈，而與於四瀆之列，令人齒冷。午至魚溝打尖。夜至重興集，共行七十里。初在王家營，宋春谷語余，飯錢包與車子，止用十二兩餘，行家亦以是爲言，冠齋執不聽，至是五人共飯，午予值一千七百，夜予值二千，皆辭說甚費力。蓋車子飲食芻秣，皆出其中，而又例分其餘，以故至一店，輒揚鞭示意，店乃

索值甚昂，欲去無路，欲住不得，客子之苦，無可告訴者。冠齋謂：「畜類惟驟至苦，蓋皆店子車子轉身也」，其理頗確。予乃議明日仍包飯，與之約，每飯用大米，三葷三素，冠齋諾，值仍十二金，而已多此一日之費矣。

初九日，午尖仰化集。申刻宿順河集，距宿遷縣八里，不由縣過。沈徐二人皆往濟甯者，是夜未嘗同宿，蓋別行一路矣。冠齋謂山東道平重，需錢者皆於此兌換。余乃持銀五兩往兌，問價幾何，曰千八百，而珠算則曰三六，心竊訝之，及歸路，始知江北以五百爲一千，故每貫止五百也，其曰千八百者，效南語耳。

初十日五更早起，行一二十里方曙。陰平腰站等處爲河路，泰安等處爲山路，山路十九站，河路十八站，因亂後旅店多未蓋造，車行者皆從山路。宿遷道上，婦孺皆汲水以賣，幼兒又多徒手乞錢者。番薯美而賤，鷄子落花生值皆不昂。至嗣疇打尖，卽漢志之「司吾」也。又過一市，至一村，圩門榜曰新興集。（河北大村皆有圩門，其上有城堞，）再前十里許，爲紅花埠，時纔未刻，計程已百二十里，投宿焉。未至埠二三里，

有石坊，四角垂鈴，書「山東分界」。是日大風，揚塵尤甚，南人所不慣也。一路題壁甚多，或於新安集見和玉仙女史詩，至順河集書之，詩云：

惆悵香車去已遙，深情空繫柳千條，不知今夜清淮舫，行到揚州第幾橋？

紅花埠見二詩云：

柳枝門外綠迢迢，鏡檻珠闌鎖寂寥。六曲屏風雙角枕，二分明月一枝簫。閒愁宛轉丁香結，密意纏綿甲煎燒。銀漢紅牆都不隔，人間無此可憐宵。

名山從古屬燕支，斷雨零煙好護持。眼底紅綉工手語，書中黃娟是瘦詞。曼卿一去花無主，杜牧重來鬢有絲。不向春風種紅豆，恐從南國惹相思。

後題江陰燕口齋主人擬玉谿生無題二首。

十一日早起，行五十里過郟城。城皆土垣，甚卑，女牆如瓦溝，或是外城也。未至郟城，有「傾蓋亭」，先聖像在焉，惜車幔未開，不知所在。從城外過「十里鋪」，見男女多坐地，猶是古之遺俗矣。有侍香者，蓋杭人也，不知其姓氏，和錢塘江蘆生詩，

其前半律云：「客愁鄉恨夢難成，况復風聲雜雨聲，千里神駒誰賞識，三年大鳥自飛鳴」。賞其情致激越。西壁有題，目京中諸伶云：「聚得堂采芬，溫柔旖旎，巧笑生春；嘉蔭堂硯農，情意纏綿，自然可愛；春霞堂琴香，柔情綽約，妙趣環生。」云云，此公殆亦情種矣。飯畢，行六十里，申刻，宿李家莊，市鎮大，有廳。

十二日四更起，門尙未開，待之乃啓，二人荷戈護送。俄至沂河，又有前導者引車過，十里許，護送者別去，早飯時，至沂州，府門外有小阜，其高可隱。城累甃爲之，入城，殊冷落，百數十武，已出城矣。車子買剪刀一枚，問其值，曰八十文，城門三重，出城，人家頗多。郭門亦二重，共行九十里，尖半城，壁上有無題四首云：

此身何計會傾城，明月猶知鬢臂盟。風裏楊花春一面，琴邊鬢影話三生。重來媿我成虛諾，遠道煩卿屢寄聲。轉悔當時太輕別，半宵鄉澤欠分明。

未向雲娥寄玉璫，書來四角達中央。情深難免啼珠怨，夢裏猶聞枕臂香。錦瑟年華勞護惜，銀屏聲影怯思量。凝成金屋知無分，盼爾斑駁嫁陸郎。



微步頻煩解佩遊，湘江煙月路迢迢。姓名屢挂靈妃齒，纖瘦誰量玉女腰。鵲舌啼春  
經雨澁，蝶魂驚夢逐風飄。年來遺作離家鬢，料得愁娥不忍描。

縹緲仙雲隔碧岑，絲窗斑管坐春深。玉顏幾耐三年別，蠟淚難灰兩地心。小印綢繆  
龍篆蝕，尺書消息雁飛沈。劉郎重到天台日，恐爲桃花感不禁。

款題「春浮精舍主人」。出半城，始望見山。數里，至一村，路始難行。又前，過一橋，  
溪水澄清，巖石布峙，頗有故鄉風景。其地近「青駝寺」，「青駝寺」有巡檢汎官，  
時尙申初，已行百三十五里，因稅駕焉。

十三日亦四更起行，至路中，有石脈隱見突露，礙於輪蹄。過沂水境，（北地土壑  
多書護送行旅嚴拿匪類八字）一處，純生大石，競角奮牙而出，不能成山，彌望纍纍然  
，行者苦之。凡過二小水，尖於城子莊。（一作城子集，一作棉山社公家城子莊）午後，  
過蒙陰城外，磚城卑小，蒙陰以東蒙名，而近縣諸山，無高大者，三代時何以分國奉祀  
，蓋北人眼孔狹小，率如此矣。又過小水二三次，觀一山尖削，不知其何名。是夜宿營

陽，罄陽屬新泰，去城子莊五十五里。城子莊去青駝寺百里。是日歷蘭山，沂水，蒙陰，新泰，四縣境。若耶王小珊題罄陽云：

征輪僕僕到沂州，萬里風煙一色秋。天外雲光連泰嶽，日邊雁影起汀洲。上書賣誼忠何補，題柱相如筆不侔。自顧無才空弔古，車中載得許多愁。

十四日未明，行二十里，過一水，晨至新泰縣，由保泰門入，城中冷落，雉堞圯敗。出口口門，又四十里，尖「羊流店」，羊叔子故里也。由興平門入，有廳駐此，店屋頗好，而但有仰瓦。午後路多塊磊，至官橋，共行六十里，宿崔家莊。莊側一土城，不知其名，山左大村，皆有土城圩門。路中又多磚城，方廣三四丈，孤立野中，是曰墩臺，蓋兵亂時所登以眺望者，運河側亦有之，云是糧船所爲。自新泰至楊柳店，（卽羊流店）不見山，過楊柳店，乃見之，要未有絕高者。其平岡往往鋸去石塊而播種之，所過之水十餘渡，皆涓流斷港，意雨潦時裁成河耳。是日始見梨花。

十五日四更起行，過汶河，大如沂河。十二里，至遯家莊。又過二橋，至泰安府，

去崔家莊四十里矣。從南門外過，見泰岱在城北，乃古人所誇爲五嶽之長者，以吾視之，高不及吾邑張阜，然無佛處固可稱尊矣。出西郭，一橋，下有水。又過三溪，其一已涸。至一地，萬石塞路，無置馬足處，長可十數里。是日尖於墊台，墊台屬長清，去府五十里。又六十里，經一溪，屈曲至張夏堡宿。張夏亦長清境。自泰安以來，多從土窟中行，兩垣夾道，高可一二丈，隘或不容雙軌，若一往一來，預呼之使停於隘口；或卒然相值，則邪行而過，其初想開鑿而成也，今尙有加工修闢者，步騎皆於岸上行。車中望西北諸峯頗好，近之則多爲人鋤種。張夏夾山臨水，有分縣駐此，始有歌妓。

十六日由張夏行，過一水，又過一橋，忽見青石布地，如城子莊所見者。一村自土垣中上出，如出井然。又一村，城堞若縣邑。過此，山路方盡，計自半城以來，四朝夕矣。過兩土城，午尖杜家廟，一橋頗有幽致。午後，由大李家莊堡左行，至南台渡河，舟人索值八百文，誘之，則曰：「此黃河也，豈他比哉？」予視黃河雖洶湧，而廣不如吾郡靈江，古人推爲水伯，真阮步兵揮中蠡語也。上岸，由齊河縣阜成門入。雨少止，

出北門，二十五里至「晏城」，晏子所封也。街衢中低，積潦如溝，夜宿焉。

十七日早發晏城，有送行者，百里至二十里鋪打尖，二十里，至平原縣，從城外過，城在車左。前行，有塔在車右，自高郵以來，至此始見塔也。五十里，宿黃河涯。（王阮亭詩：曲律店子黃河涯，朝來一雨清風霾）。

十八日過德州，郭門頗高，從郭門曲折行；數里，郭盡，渡運河，闊一二丈，水亦濁，北地河水，大抵然也。聯舟以渡，亦索渡值。此處停舟頗多。午尖南劉智廟，（輿記作劉智社）店鋪頗多。午後過景州，州之南亦有塔，風沙大作，面上塵以斗計，夜宿漫河。

十九日行二十里，過阜城縣城外。又四十里，尖富莊驛，里門高，店鋪大，驛爲交河第一鋪。交河去此尙二三十里。過驛，卽獻縣界，四十里乃至縣。又三十里，抵商家林鎮，店鋪亦多。鎮頭有二橋，過橋宿焉。

二十日蚤行過橋，橋下有水。俄見一塔，凡三十里，抵河間府。又七十里，尖任邱

東郭。午後行五六十里，見一泊甚大，由堤上行，過一市鎮，堤盡，爲雄縣第三鋪。是夜宿雄縣城外，去任邱七十里。予問有歌妓否？曰：無。冠齋笑曰，「雄縣安得有雌風！」

二十一日蚤行，走固安道。良鄉爲大道，近有賊匪，故走固安，較近於良鄉。六十里，尖宮井營。雄縣之北，接新城縣境，宮井營之北，卽固安境。六十里至固安縣，出城宿旅店，見壁上書云：「桐華主人議仙旖旎；怡雲主人絢雲冷絕；麗華主人芷秋清華；景蘇主人慧仙富采；春蘇主人倩雲明媚；綺春主人琴香圓轉；蔚華主人芷香嫵媚。」以下尙有多人，不能悉記。夫環珮聲遙，羅襦香遠，猶復眷懷玉容，濡筆旗亭，天壤間誠不可無此放誕種子也。半城亦有記京中名相名妓於壁者，惜未及錄。北方客店，皆擊柝巡警，是夜無柝，巡者數數大聲叫呼，夢魂爲之一驚。

二十二日，車夫必盡得值乃行，因剪錠付之，辰刻始行。數里，過永定河，俗呼渾河，以渾濁如黃河也，廣亦相似而淺。車行可涉，而車夫必欲下車登舟，舟不用篙槳，

一人衣皮褲連鞵，下水拉之而過。四十里，尖龐各莊，有汎官，屬宛平。又二十里，宿黃村。

二十三日，冠齋以驟病徐行，予先發。過黃村，見右手墻亘數十里，則南苑也。午至南西門，門須報稅，下車持票往驗，言是會試者，曰：亦須掛號。掛號之費，十兩或數兩，無定也。予錢百數十不足，一人隨至車前，搜檢衣襟，若捉賊然，翻閱被底，得錢九百，徑携以去，郊圻首善之地，而乃白晝行劫者乎？進門，轉至南橫街，街將盡，近買家衞衞，全浙新館在焉。浙江各府俱有會館，獨台州無有，全浙老館在下斜街，已敝敗，惟新館可住，館內盡台人也。車夫負予錢九百餘，索之亦無有。乃携銀至錢鋪換錢，京平一兩，值錢一千三百，實止五百六十五大錢也。大錢咸豐時所鑄，曰重寶，陽面有當十字，外省用未久而廢，京師至今皆行此錢，其重不過三常錢，交易者輒昂其值以相抵，名爲當十，實止當三耳。而北人以五百爲千，每大錢五十文，則曰一吊，尋常事物，動一二吊，遠方聞者，爲之失驚，此亦風俗虛僞之大端也。

二十四日補覆新舉人，予以昨日至，不及覆也。先投所齋文書，及同鄉官印結，計覆試及會試卷費各用錢十八吊，皆邑人吳副貢玉粟琮，及太平阮孝廉馥雲晉恩代爲之。其印結給回結票，其文云：「禮部爲收結事：今收到某省本科中式某人，同鄉京官印結一張，此照。年月日。」公文給回收文票，其文云：「禮部司務應爲會試收文事：今收到某省舉人某，文一件，結一套，冊一本，批迴標發，相應給發印票，以爲廻照，須至票者，某字第幾號，年二月二十六日，經承駱裕慶」。外又硃字一行，「司務應驗明，持收文票，赴提調處納卷」。是日發家書，給信局錢四百文，寄至杭州再給酒錢。又僱車至西磚街衛處州會館訪吳冠齋先生，及青田章式典楷縉雲趙月樵保滋二同年。

二十六日至土地廟下斜街長椿寺對過，謁劉鑄山師，師出門未歸，明日始得見。德容藹然，望而可親。時李若農師視學江西，惟其弟在京邸。

廿八日與吳冠齋往城內覓小寓，一人導至觀音寺胡同火神廟邊某某宅，全旗人也，自云姓關，王子莊棗謂滿人奉祀關帝，故以關爲氏，非其本姓也。議定房租三十六吊，

先畀七之一以定之，導者索犒賞，與之錢二百。

廿九日，報謁富陽何治甫鎔於楊梅竹斜街，餘姚蔣肯堂解元崇禮於梁家園東夾道。

又慈溪楊緒耘宰允寓兵馬司中街；歸安朱平華鏡清芸齋鏡仁昆季，寓北半截胡同，皆報刺焉。閱邸報，知於初一日補覆。是夜雪。

晦日，起雖見雪而不寒，日出即消矣。

三月初一日，吾台補覆者，皆前期宿內城。予蹢躅獨行，以路生爲慮，玉粟奴子告予：入禁城，過橋右行，但遇金頂者，皆係同覆之人，便隨之，朝官金頂者，不得至此也。予以爲然，三更起，乘車至正陽門，呼久之，乃啓。入皇城，至東華門下車，有柵門。柵開，入之，果見金頂者一隊。從之行，經一門，有門者，坐臥如羣丐，蓋侍衛也。至一處，有屋三楹，予與諸人坐中楹左房，然燭甚明。諸人各執一物，如摺扇大骨，紙裹其外，予訝吾獨無此，若之何？見諸人次第入房，不知何作。出房，則又數數窺覘，予訊彼以何省，彼亦訊予以何衙門，予乃明言係覆試來者，則羣曰誤矣，覆試者當往



中左門也。既，房中一髻者出，不知是何大員，諸人亦出，一人導予左行，至一門，曰：坐此以候，及門啓，漸有同覆者至，遂至中左門。日出，兵部尙書點名驗卷票，乃授卷。將入，一人持簿稽名，以十人爲一聯，而後入至保和殿，題紙下，素紙也，一四書文，一詩，貼於柱上，亦有詩韻。人各賜餅五枚，午未出。草茅下士，得見皇居之壯，實生平夢想所不到也。謹誌其仿佛焉：中左門之右爲太和殿，殿內爲保和殿，兩殿之中曰中和殿，三殿皆石壇三成，立階上，已平視餘屋之脊矣。壇每成爲石欄，皆美石也。相距四五尺，則樹一石柱，柱下石橫出，其首刻螭形，而四隅之螭獨大。殿七楹三階，中階三出，中出爲龍文階六級。簷柱金漆，剝落捲起。上覆黃瓦，梁下爲頂榻，簷際護以采蠶。殿中又有小殿，以黃物蒙御座。兩旁有大銅盆，覆以鐵絲籠，高可數尺，無几案。南向三階，階五級。兩階之間，有若罐者四枚，有覆，以三足几承之。又有二物似塔，高二級，皆不知其名。東西亦有階，與南向爲五，皆木陸也。又有二銅盆，鐵絲籠覆之，大如鐘，在前二盆之外。大殿鋪毯，毯上設矮几及坐褥。庭中東西列金塗銅缸各

二。殿中有衣四，圍龍者是爲王爺。又有武弁監視，戴藍頂。階下有燒茶以賣者。及出，一人在中左門接簿而點其名。是日同邑王瑜卿爲予帶家書至。

初四日，納卷，領收卷票一紙。是日至澡堂洗澡。

初六日午後，移內城小寓，黃巖王子莊棊，楊蓉初晨，瑞安孫仲容詰讓，亦在焉。

十三日換涼帽，時立夏前三日也。

十六日場後，與子莊等遊觀象臺而歸。

十八日與王瑜卿玠觀「龍爪槐寺」，由南橫街南行里餘，過「龍泉寺」，左折乃至寺名「古龍樹院」又名「信誠寺」，龍爪槐在寺內，不高大，枝枝曲屈如龍爪，葉皆下垂至地，人坐其間，陽光所不能燦。又有宋槐，大數圍，頂已禿，旁枝榮茂。登「凌虛閣」，南俯雉堞，東望林木鬱茂，是爲先農壇。下至兼葭菴，堂宇寬敞。出寺，返觀「龍泉寺」，規制巨麗，視龍樹不啻倍之，時方奉旨祈雨，殿下一花盛開。距正陽門五里。

十九日觀「天壇」。南橫街之東垂有東岳天齊廟，過廟，皆空地，見牆垣千數百丈，卽「先農壇」也。東爲天壇，兩壇中間，曠地數頃，賣騾馬者歲以五月角逐於此。中道甃石爲天街，街北盡處爲天橋，兩壇各有三門，東西相對，入門萬木鬱鬱。內更有垣，垣內有屋，未入。

二十日遊「松筠菴」。宣武門外之西街爲渣子橋，路南有菴曰松筠，楊椒山故居也。入門，卽公祠，有楹聯三。其一集椒山句云：

豈願同聲稱義士，

知君原自有真山。

庭前碑爲諸城劉石菴墻撰，西入爲佛殿。又西入，僧啓南室延客，殊幽雅。中庭疊石爲山，穿山，入「諫草堂」，刻公疏稿真蹟於壁，草書如斜風細雨，頗難識認。飲茶而出。

廿二日「遊陶然亭」，南橫街之南，地低而曠。迤東行，過審臺，至亭。山門匾曰：「古剎慈悲禪林」，其碑記則曰「黑髻廠觀音菴」，不以亭名也，且亦無亭，惟「文昌閣

頗高起。登閣，見四圍皆空地，蘆葦叢生，間有積水。隨園詩話載有吳鑑南漢詩云：

短蘆一片低如屋，空翠千層遠入城，野曠每留殘照久，地高先覺早涼生。

李雨村詩話載曹來殷仁虎句云：

穿荻小車疑坐艇，穿林高閣當登山，

皆真境也。南逼近城堞。其東爲黑龍潭，上有廟，係縱行公立。守廟者指門外石井，卽龍潭也。又東爲先農壇，循牆而歸。

捕以未似錄

姓名相而考

編錄名備考

若此否則亦

未漢制史其

一資料也然

可觀對侯夫

廿三日往大柵欄之同樂軒聽戲，大柵欄在前門外之西，戲館皆在焉，每人需錢一吊

廿五日，台州諸人會同鄉，先至三慶園聽喜祝成班戲，聽畢至衍慶堂飲酒，共五席，每席七人，公車止三十一人耳，酒費每人八弔五百。

廿六日劉師之長班送名紙來，犒錢二弔，以少故，卻弗受。是日同年團拜單至，亦長班所送也。啓云：「謹啓者，庚午同年團拜，四月初一日在西珠市口，天和館演三慶

部帶燈，公請劉老師，並請李世叔，劉世兄，并送劉師母筵席，兼請本省北榜同年。每位酌派京錢二十八千文，屆期務請早臨，分賞卽於是日帶交值年匯收，單到并祈書列台街，書知必到字樣，以便備席。」下注：「各同年車飯自備，長班走單飯錢每位給京錢四百文，值年年愚弟蔣崇禮等公具」。

二十八日往東小市，并觀金魚池。東小市市最早，黎明卽往，出南橫街東頭，傍先農壇北而行，至天橋，其街卽正陽門外直街也，街多魚市。穿東巷，至草市。又穿一巷，數百步，乃至。時已大明，觀一場空闊，絕無人焉。再前覓之，有賣木器雜物者甚衆。日出，返行至空地，則粥衣裙皮貨者，鋪滿地上矣。皆在市邊店中，搬之出攤，值率昂，酬之無中肯者。去之東，至金魚池，池正直天壇北，空無所隔，舊時妓館甚多，今已衰歇，惟水窪六七，蒲葦雜沓，蓄金魚其中，又有用水缸貯魚以賣者。午後，與瑤卿觀西洋館。福州李星垣炳南，瑤卿舊識也，先爲道意於串閣大臣董鐸德。是日，李之僕持董名紙來，招往遊。入順治門，卽宣武門也，過單牌樓，折而東，入西安門，門內亦

有店肆。將至西華門，其南紅牆一帶，入牆，至洋館之門，有應門，投刺入，久之出，言董適無暇，意以予二人未衣冠故也。第遣人引入後院之東廂，啓門入，凡十楹，皆設架焉，障以玻璃架，中置鳥獸，蟲魚，草木，玉石之類，無所不有。鳥如黃頭，山鷄，鶴，雁，鷹，鴉；獸如貓，鼠，豹，狐，鹿；皆生剝其皮而裝之，神氣如生，尤多異種。其產外洋者，標以洋字，不可識。予尤愛其裝兩大蛙，坐銀椅上，據案爲葉子戲，令人噴飯。南壁有印度蝸，虎子及蝸子，隨時變色。馬蛇子，小龍，皆盛水晶瓶中，以燒酒淹之。其餘色色殊特，目不暇給。一樓最高，中爲棟宇之形，兩旁如臺，聞登之以窺大內者，欲觀焉，不許。是日欽定各省進士之數，浙江得二十五。

四月初一日午飯後，與葛逸仙同車往西豬市口天和館，奴子遞刺，一人執刺引入，見座客已滿，周行而揖之，坐者皆答揖，乃坐於空座。有頃，劉師至。李師之弟尋亦至，皆坐於臺前，戲演已久，遂開宴。晡時，師先去。日入，然燭。臺前燈四架，架各四燭；其外分三行，行二架，架止然二燭；餘燈又十數枚。夜宴後，更餘乃返。是科同年

一百十二人，來京者一百六，北榜五人，是日未至者二十餘人。

初四日，劉師下帖云：初六日席設長椿寺，予以其日無涼帽，書謹謝。

初六日阮馥雲晉恩續娶紹興某京官女，招飲。帖中無時刻，予以夜往，諸人以午赴師召，亦多夜去。

初七日，觀狗熊舞又翻筋斗。

初八日往前門內台基廠白家柵欄，謁蕭山朱桐軒太夫子鳳標，劉師所命也。啓云：「啓者：丁未座主 朱桐軒相國夫子，現定於本初八日，各備門下晚學生帖一分，門敬三帛，親往到門，下車投帖，隨到隨稟，無庸俟出場後帶領謁見，是訂。單到請各書知，走單錢二百文，通家生某啓」。朱時爲大總裁，未出場，遂至燈草胡同報刺山陰胡壽謙梅卿。出城至西珠市口浙紹鄉祠報刺嵇縣裴水亭瀛振，新昌俞湖渠鴻達。又至東小市金華會館報刺義烏朱蓉生一新荻生懷新昆季。又至吳興會館報刺烏程朱寬叔毓廣，吳泮香思藻，德清徐壽岩泰然。又至米市胡同謁李文罔世叔，皆未見而返。

初九日式典贈圖書石三枚。

十一日劉師徵賻陳鴻甫同年。陳名翔，義烏人，卒於京，予賻錢十吊。是日天未明出榜。

十三日取落卷。吏語以各人當領回文。有不用者，則曰：執此至杭，還有水脚銀十兩，予前已得收文票矣，至杭索銀，曰無之，乃知吏詒諸人以取錢也。

十五日覆試新進士。

二十一日殿試。

二十三日同瑜卿至吉祥店雇雙套車二輛，往濟甯州，車值及飯共銀十八兩又棚銀五錢。

二十四日辰刻啓行，四五里許，出南西門，入門有稅，出則無。門外蘆葦彌望，長於人有半，茂密無比。而麥甚小，長者一二尺，短者咫，多未黃者。亦有水田，稻亦短小。過一橋，橋下水田葦蕩耳。傍南海子行四十里，尖黃村，過村，苑牆始盡。按欽定



日下舊聞考：「南海子卽南苑，在永定門外，元時爲飛放泊，明永樂時復增廣其地，周垣百二十里」。又云：「南苑線垣爲門九，西南曰黃村門」，豈卽以黃村得名歟？黃村土隄爲城，土堆爲堞，甚陋，惟門完好。十里至龐各莊，莊之南面，有門及土垣，敵陋尤甚。自黃村以來多沙堆，濯濯不毛，間亦有草木。麥之黃者，不刈而拔之，以其短也；未黃者，皆沒於豆內。五十里宿榆伐。

二十五日旦起，坐車中，頗寒。出榆伐南門十五六里，至一隄，前爲渾河，已涸。又三里許，至固安，去榆伐二十里。由北城東行，出南門，甄城頗完，而門樓毀破。城長不過一里，東南一帶皆空地，旣無人居，亦不耕種，惟郭外人家尙多。經數大村，至第十七鋪，套河邑界盡矣。入新城第一鋪，午尖宮井營，至十二鋪，新城境止於此。入雄縣第八鋪，又前第七鋪，始見有湖。久之見有屋上具雉堞，不知何所。又久之，西南行，有土垣如長隄，卽雄縣也。北門內大橋，橋下水淺狹，頗有舟楫。過橋，宿店中。二十六日旦，出雄縣，昨不由門入，今出不見城也。由縣南大道第一鋪至第三鋪，

見人多就湖泊淺處爲田，遠泊則田皆涸矣。至第四鋪，有村名「十里鋪」，平疇綠野，間以清流，鳴橈盪漿，漁舟篙笛，頗饒水鄉風景。過此爲任邱縣第二十一鋪，一村頗大，有門，蓋「趙北口」也。上下凡十餘橋，所謂「十二連橋」矣。隄右爲泊，多蘆葦。車從隄左下道行，不能見泊。頃之，見土阜如山，意昔時城壘也，其斷處疑後人所剗，是爲鄆州。有二村最大，每四月爲商賈大會之期。過此風作，下帷更無所見。午至任邱，城上女垣卑瘳，亦不見有門，蓋車子皆撻取邪徑者。尖城外一村。任邱之北鋪曰窩鋪，其南則曰更棚，更棚凡十餘座，第十座更棚之間，一村書「石門古鎮」四字，邑南接河間第七鋪，又南經「三十里鋪」，村長，有里門而無店，「毛公祠」在焉。又經潭禾屯，兩村皆行樹陰中。是日雨，宿二十里鋪。衣被甚濕。其地有流妓，「燕趙多佳人」信然。

二十七日因雨遲行。二十里，至一村，村盡始見里門。河間府城在道左。前行望見塔，乃與大道合。塔高四級，過其側，又過一橋，共歷四鋪，而入獻縣第十鋪。第一村

卽商家林，里門頗好。午飯後，二十里過河，河水淺淤，上爲土橋以渡。又十里，至縣，所見亦土城耳。由城南第一鋪，行至第三鋪第四鋪之間，有石橋壯麗，村亦頗大。是夜宿富莊驛，驛去獻縣四十里。以泥濘礙輪，更餘乃至。

二十八日晨雨大，仍住店中，有同寓數人，去後見壁上書云：

車停野店夕陽明，撲去征塵兩袖輕。鉄硯未除寒士筆，銀箏猶寄美人情。春風送我花千里，故國懷人月二更。磊塊填胸消不盡，且燒紅燭酒頻傾。

款題「肥上耕硯主人」。店中有白鼠二籠，籠各十餘頭，長可二三寸，身白而目赤，亦有黑文者，踏輪如飛，觀之忘倦。出店數步，見文昌閣正踞村之中心，一名中心閣，閣下有中心橋碑，碑謂前對清河，後有行在，然予未見有橋，遑論二地也。閣外石門曰「渭濱塞」。是日朝考。

二十九日高車發，出富莊里門，自此以南，麥之在田者寡矣。過一小橋，從交河第一鋪至第六鋪，一村有里門。凡九鋪，而入阜城界。界首鎮海寺，寺前橋已圯。又前

一鋪，爲劉林橋，望見阜城在左。再過一村，將至城，則城在右，不復過城也。二十里，尖漫河，其地多陂塘。過漫河數里，爲阜城景州分界，界各有碑。行久之見塔高十餘級，塔下卽州城，城下有河，多施網罟者。迂道河東，由北門入，城中未見有店。南北皆有月城，南城壕亦有水。壕外有村，村外有碑二，一書「漢橋董子故里」，一書「唐賈圓仙祭詩處」。州南四十里爲留智廟，南北二村相連，廟在北。時已曠黑，燈燭滿街，急投一店中，計去漫河六十五里矣。自景州來，中路一村，兩頭有門，似不可宿也。

三十日出留智廟柵門。二十里，至橋口西街，街盡爲運河，一船橫河中，兩岸雜索以牽，水比前日稍清。登岸爲浮橋口，店鋪甚盛，德州城在對面。道中有木坊高大，上書「九達天衢」字。前自山路來，今往濟甯，則行河路，路於此始分。由德州郭外行，逶迤數里始盡。道中一井，名恩泉，有碑。又行四十里許，尖苦水鋪，或作甜水，不知何人所改也。土城敗闕，村頗大，其外稍有土阜。十里許，一將臺已壞，臺側土城，城下有壕，從壕外過。久之，至一村。出村，見樹木中樓閣巍然，則恩縣郭門也。門臺四

面有門，而柵其西北。乃從臺外過，入北門，出南門。門外有橋，橋外人家尙多，其郭門無柵，亦從旁出。此地前後有持兵護送者。十里，至十里鋪，不經土城。又十里，一村當是二十里鋪也，土垣亦圯，惟南嚮有門。過門，隔岸一村，土垣若斷若續，斷處有水，中一小舟，已闕不行。水外有土確，從確缺出，經數大村外，至腰站宿。去苦水鋪六十里，有土城及城門。

五月朔日寒。里許，爲平原縣第一站。久之見一塔十餘級，在車右。迂道取之，忽左忽右，忽背忽面，至則塔在土城中，城門書「九曲寨」三字。從壕外過，共行四十里，至高唐州郭，郭以土爲垣，無門。郭內一碑，書「漢大中大夫東方朔故里」。按夏侯孝若云：「平原厭次人也，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，故又爲郡人」，豈卽此地乎？郭盡處二碑，一書「齊使盼子守處」，一書「縣駒故里」。從郭外望，州城完整。南門有塔不高。又二十里，尖幸店，店無歌姬，惟替男耳。行四十里，飲馬高莊鋪，今名十里鋪，寥落數家。又十里，至在平縣，過壕橋，入北門，經縣署前出南門，亦有壕橋，宿

南郭中。任丘以來多倡女，荏平尤盛，如雲如荼，過此則無有矣。

初二日出郭，有送行者。三十里，至一土城，爲三十里鋪，人家大。又三十里，過一河，河下流可行舟，上流築隄斷之，中爲土橋以渡。河濱一村曰銅城驛，地屬東阿。午後出村，傍枯河行，尋別去。數十里，經一土城外，稍前，卽黃河，溯河上，說驂而渡，闊可十數丈。登岸，一碑云：「官橋口九省通衢」，蓋道光二十六年所作，時河未北徙也。又云：「馬頰狼溪，映帶左右」，今岸側一水入河，倘卽二溪之一乎？出都以來，至此始見有山，平遠。前行七八里，入山路，則東阿郭矣。東阿以石爲城，北地所無也。城趾居人，鑿垣啓門，卑小僅容人，路從郭外行，郭盡行土阜中，過一石橋，有碑書「管仲三歸臺」。從此多道土阜中，或峭突如巖，或障東如墻，或中凹如屋。行六七里，一村名州城，有里門，投宿焉。家家皆賣阿膠。

初三日，車行過橋，里門已壞，村頭一碑書「楚霸王墓」。自富莊以來，路上水潦未絕，今行山路及澗中，水更多，幾浸車尾。望西北一水多舟，恐卽黃河也。縣境山皆

瀕石重岡，絕無秀色。數十里，經一土城外，又過數村，一村不大而有市，復前行石坂上，但不若泰安等處之難行耳。路旁石有層層薄片，若砌甃瓦者，又有空漏者，一碑書「東平公閔子祠」，祠已不在。又數里尖黃華園，無多人家。出山路渡一河，深急不若黃河，而岸上浸淫，廣則過之，水色濁而不黃，問其名，曰沈河，予不能解，一老舟師曰：「卽大清河，自泰安七十二泉來」，視之果西南流也。此處舟人不惡，予之值亦不較。隔岸數百步，卽東平州城，由月城入北門，有龍山書院在道左。清真寺側有父子狀元坊，爲宋梁灝梁固立。出小東門，一書院，亦名龍山，試院亦在焉。三十里至一土城，有重門，入門空空無所有，久之始見人家，曲曲至大街，是爲沙河站，有橋，橋下池水頗可觀，橋上界牌，書「北至東平州三十里，南至汶上縣三十里」。是日亦寒，中飯前後皆行四十五里。

初四日發沙河站。十數里，渡汶河，可五六丈，水渾濁。西南流，過河數里，望見一塔十餘級，卽汶上縣也。由縣西行，過太平橋，午尖康莊驛。又行四十五里，至濟甯

，時在未申之交，已行百二十里。入土城，街衢皆甃石。過板橋，至月城，入北門，路左有街曰邵家街，臨清衛在街內，俗呼「濟甯後衛」，以別於「濟甯衛」，時衛都司吾邑王丹山進士維鳳也，投刺入，下榻於此焉。

初五日與瑜卿觀太白樓，丹山命長隨郭某爲導，郭台人也，走東門，城下皆水，水上土阜，依阜爲城。登城，郭謂東樓亦太白樓，則先之東，乃文昌閣耳。門以甌杜，不可入，去而之西。西樓三楹，外繚周垣，門榜書「太白樓」，樓後榜曰「詩酒英豪」，門常扃鑰，鑰藏城內鐵塔寺，無由得也。樓對萬壽宮，濠邊亭臺數處，皆已敝敗，蒲葦縱橫而已。其外千家環抱，殊不見所謂洩交絡者。前行至南門下城，出門，市肆甚多，始見運河卽在城脚，上爲木橋，河廣二三丈。返之鐵塔寺，塔在寺中，以甌砌底，約二丈許，大於屋，上插鐵浮屠，高九級，報恩祠在其側，以祀僧王者，俗呼王爺祠。門側鐘樓曰「聲遠樓」，巍然傑出。北行觀魚山書院，方正學先生祠在焉。先生之父爲濟甯守，而州人乃祠先生，豈非以名賢過化，樂爲引重耶？紹興宗滌樓觀察稷辰，又爲刻



遜志齋集，予以五千三百小錢得之，（山東謂足百曰大錢，半之曰小錢，亦曰京錢），似多刪削。院屋不多，無居之者，惟朔望考藝於中耳。出門，見有擊龍舟者，隨之行。將至北門，乃回署。

十一日，丹山命車，邀二人復往取鑰至，入之。樓塑二像，左書「唐翰林學士李公」，右書「唐任城令賀公」，楹聯云：

煙火萬家，樓臺百尺。

神仙一醉，風月千年。

款署「同治七年壽春韓殿甲誌」，係青蓮鸞筆也。樓下碑二面，背，旁，側，皆刻純皇詩，凡九首。太白任城縣令廳壁記刻於牆後。李思繹記云：「濟州城南高樓（城南則在城之外矣，其實是南城也），相傳爲李白所構，嘗與賀公飲於此，故稱爲太白酒樓，或又傳爲賀蘭氏之樓，白置酒其口，蓋傳聞異辭也」。龍巖魏茂詩賦解題云：「按任城縣廳壁記，所云邑宰賀公，其名不可巧，後人遽以知章當之，誤也。據新舊書，知章未嘗

爲任城令。又謂白集中有詠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詩，又有寄元參軍詩：「憶昔洛陽董糟邱，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」。其他酒樓尙不知凡幾，獨濟甯酒樓以唐咸通中沈光一記，石刻猶存，考古者悉無異辭，地以人傳，亦有幸不幸哉。樓之左右內外，碑刻詩文，不可勝記。少陵南池在樓下，（疑卽城壕）迤西有曾子樓與澆筆泉，皆未及探。樓外遠山環繞，其屹峙東南者爲嶧山，陳儼記云：「諸峯出沒於煙雲之表者，鳧也，繹也。波濤洶湧，與闌上下者，汝也，泗也」。然運河爲人家所蔽，不能自見。下樓，出東門，遊玉露菴，從北壕返。

十六日與瑜卿遊曲阜，令衙役呼車，車至，卽自京來之車子也，爲本州人。車值，每行一日，給大錢千一百文，止則食，自食其食，視前爲廉矣。出東門，歷二橋，出土城，其門曰林家橋。過橋，路皆東北行，三十里許，入臨陽境，一路見嶧山在東南角。久之，經一土城側，兖州城樓在望矣。數里，從教場馬道過，折而東北行，一河有敗船數隻，卽府河也（泗水支流）。入西郭打尖，買餅及炒肉，加以湯餅百錢，而二人果然。

由西寨門入西門，郭門曰黃金關。西寨門二，西門四，凡七門，城長可四五里，人家多蓋圓瓦。出東門，亦有月城，人家斷處一小邨，邨邊河水瀉閘間，其聲潺潺，闊七八丈，上有石橋，橋右置網以取魚，云是東垣河也（卽泗水經流）。自府至曲阜，多裸浴於河，擔水皆以瓶，「挈瓶之知，浴沂之風」，於此見之。又三十里，經一大村，村旁有高樓，村外卽曲阜城，城邊有二渠，過橋入西門，循南行，至水底門，見一河自聖廟前來。又前爲南門，常閉不啓，街北卽聖廟，從廟前過，至東南門大街，轉入一小街，宿旅店中。夜食饅及炒肉鷄子羹，皆買自他店。店之對街高垣，問之云是二府，蓋孔氏分居此者。

十七日，步店南，見西首有圓洞門，趨之，鼓樓門也。門內一門南向，人家皆孔姓，衍聖公第在其西，第甚宏敞，門前石獅二，大門榜曰聖府，一聯云：

與國咸休，安富尊榮公府第。

同天並老，文章道德聖人家。

二門榜曰「聖人之門」，長沙李東陽所書。時有孔氏戴藍頂者來上香，衆麾予出，西至毓秀門，亦曰東華門，門者索錢，予之三十，若不足而姑進之。其內門皆南向，東第一門爲承聖門，三間詩禮堂在其中，堂下一石高丈餘，離奇透漏，石北一樹，根株委地，以木架之，枯槁如石，則唐槐也，附根一枝，亦大數圍，守廟者出示禁折新萌小枝，復值藍頂者至，又爲所屏。其西爲金聲門，卽大成殿之東角門，窺殿庭植木甚多，手植檜亦在焉。門者索錢一千，酬值不相當，而軍服禮器，咫尺山河矣。門外碑亭，鉅麗異常，最屬以青黝石爲之，重數萬斤，碑高如屋，凡數亭，皆康熙雍正兩朝所建，亭後牆壁，嵌前代碑記無數。大成門柱皆雕龍，階下二枯柏，一圓直者北仆，一左紐者南仆，倚於奎文閣後簷，皆有物以拄之，四旁大木陰森，涼風襲人，使曾督尙在，不必遽慕舞雩矣。林內碑至多，不能遍矚。廟園及官制俸田，亦鑄於碑。大成門之西爲玉振門，又西爲啓聖門，其內金絲堂，皆不得見。又西則西華門，曰觀德，二華之間本係大道，雖官禁出入，而來往者自若，東華門者，特知予輩非土人，而故閉門以索值也。反行見南向

亦有鼓樓門，門外有節婦坊，乃還從東華門出。午飯後，坐車往孔林。林在北門外，傍二府牆齋行，牆盡稍前即陋巷坊，街衢寬闊，人家齊整，夫復何陋，蓋今之巷，非復猶古之巷也。坊北爲復聖廟，規制亦大。門外設有馬，馬外有復聖廟坊，坊兩邊植樹於壇，護以石欄，東西二坊，一書「優入聖域」，一書「卓冠賢林」，從西坊折而北，有門西向爲出入之所，廟盡即北門，出月城，過橋數百步，人家已盡，一節婦坊當道，車行坊右，自此至林，皆古樹離立道周。經數橋，無水。其前又有人家，人家之外，樹二碑亭，書「大成至聖孔子神道」，中爲萬古長生坊，又數十武入林，門兩旁列樹，樹外爲紅牆，繞至墓後止。復前進十餘步，有城，入城中道爲犖路，守林者導之斜行，左有下馬牌，及數碑。一碑禁毀伐林木，乃明時院司道府所立。北轉有泚水橋坊，石橋之下，惟青草耳，無水。桂未谷謂泚水流經夫子墓前，俗誤以爲泚水。又前入一門，有華表石獸石人。登享殿，殿後右偏一枯株，高與矮簷齊，四周護以甌土，又栽刺樹以繫覆之，碑書「子貢楷樹」，後有亭，立碑圖其狀焉。碑後數亭，皆刻御製詩，下壇趨直道，兩

旁鑿小石而中低，北上爲泗水侯墓，（碑北篆書第二世祖墓）正直享殿。左行，守陵者曰，此老聖人墓也，有碑，篆書「大成至聖之墓」。北人呼衍聖公亦爲聖人，故謂孔子曰老聖人，亦有呼爲聖老爺者，墓西有屋東向，以祀子貢，卽其廬墓處也。余七八歲時，苦讀書無已，問於先嚴曰：「書中之人果實有否」？此固騷童見解，然誦讀終身而未獲親履其地，亦盲人言象耳，今以數十年所口誦者，一旦得所印證，如靈山一會，儼然未散，庸詎非大幸歟！南爲沂國公述聖墓，（碑後小碑書第三世祖墓）亦有石人。導者示余以著，殷殷問質否，著約略如蒿，而有枝椽起如胡麻，散生林內，或一莖，或二三莖，無所謂一叢百莖者，亦非在至聖墓上。林南北八里，東西十里，荆棘間有之，謂無鳥雀，信然。守陵者云有十二姓，此導余者則田氏也。享殿門左有官亭，爲官府憩息之所，從官亭出，導者索酒錢，少與之不受，既登車，刺刺有辭，乃與百錢而受，還至北門，路不過二里，門內賣古今法帖者頗多，皆林廟石刻搨本也。是日無車值，犒之錢五百。

十八日亦由陋巷至顏廟，左行入一巷，南牆卽孔廟後圃，蓋二廟相接，特隔一巷，不正相當耳，循牆南折，至觀德門外，經學前狀元坊，至縣署前，出西門，門皆有月城。西部甚長，行未半，南出一小門，與來時路合。三十里至兗州府，出府多傍府河行，河闊僅丈餘，或又半之，而可以汎舟。六十里至濟甯，土城，入太平街過橋，橋下卽府河之水，傍河北行，轉西至城壕，過橋，入東門。

十九日，丹山以車送予，出東門南行，一路皆店舖。至小閘口清真寺對岸下船，船名小黃快，同舟者踰卿及予奴子外，門人周肅齋作恭，丹山之妹婿也。又有丹山之葭葦二人。午後，丹山又至船中話別。

二十日，舟行十餘里入湖，湖名似曰六河，未審也。自此至南陽，廣有一二十里者，行一站，申刻住魚臺縣之南陽鎮，鎮甚大，有新河神廟。

廿一日不行外湖而行裏河，從菰蘆中打漿。申刻抵一湖，港口四出，問之似云三渡河。（六河三渡皆不見水道提綱，恐俗稱或異。）

廿二日，亦行蘆中，蓋皆湖之淺者。辰巳之交，見湖廣漫十餘里，而短蘆猶不乏。近午經捐蓋船側，因西風大，遂停不行。其地距夏鎮一里，水闊不見人家，令人不無意外之慮。

廿三日，湖闊數十里，舟路之外，荷菱彌望，亦或洪波滔滔，眼界一空。申刻入港口，一村曰鄒山，（晉乞北晉次明史鑿作赤山）蓋三日來未見人家若是之多矣，村多土屋，有憑望樓，稍前有小雨，遂止焉。入村，視告示，知湖爲微湖也，自濟甯相屬至此，可謂大矣。（微山湖土音呼乙山湖，長九十里，廣六十里。夏鎮屬江南沛縣，而鄒山屬山東之滕，距韓莊三十五里。）

廿四日，見右手閘門數處，皆居陸地，惟一閘出水頗大，其外多船舶，（閘門如橋墩皆無版惟出水者有之）蓋亦湖也。左爲石堤，其村爲韓莊，去鄒山三十五里。兩岸皆積土若阜，河水初清後渾濁，設閘甚多。未幾，至一處，稍有土城，則臺兒莊也，莊屬嶧縣，去韓莊八十里，人家之大，十倍鄒山。



廿五月申刻宿姚灣，稍有土城，人家甚大，以欲雨未上。濟甯至此爲五站：南陽也，夏鎮也，韓莊也，臺莊也，姚灣也。而舟行六日矣。

廿六日早行四十里過卑河，麥麵賤（一斤十二三文）。至一處，河流闊漫，左手見停車待渡者甚衆。未幾至宿遷，離城尙數里，又前至關，關上有捐釐局，夜宿處不知其名，有炮船而少人家，每憶唐人「孤帆處處宿，不問是誰家」之句，爲憮然者久之。臺莊以來，河廣水深，惜逆風耳。宿遷鷄肉皆賤。（雄鷄每斤三十四文，母鷄三十二文，肉三十餘文。）

廿七日舟行，觀水之闊狹與堤之內外，殆又行湖中也，既，右堤內之河與湖合，不復闊如前矣。舟人祀神發炮，索犒賞。過董興集，有關查驗。申初，抵楊莊，分一水東去，人家頗多，去總馬頭四五里，去清江浦王家營云皆十八里。北來之舟率止於此，南來則止於清江，以天妃閣難上下也。（紅豆村人詩稿天妃閣詩，將過未過際，生死如掌反。）

廿八日僱小車載行裝，人皆徒步，楊莊水路西行至天妃閣，陸路南行至總馬頭，於總馬頭村外登船，船曰大黃快。開船數里，見兩岸人家皆盛，左有小土城，旋見右手高城，則清河縣也。至拱宸門，門外比舟爲梁，梁上護以欄干，船至則開橋以過，橋北人家一帶，卽前所見土城，又過小北門，暫泊，入東門兌銀，并令奴子往王家營取所寄事物。東曰安瀾門，門外有河有橋，反舟東行，見石壩橫遏河流，左右各置閘，從左閘出水如激箭，兩岸人家卽清江浦，往所見中港人家，今無存矣。又前，兩岸皆有圩門，左岸土城已圯，門上篆書「海表風清」。晚泊舟焉。

廿九日過大關，關役乞名紙去，至一村，買賣頗多，且多木行。出村，東岸皆石堤，又至一村，村外右岸有盤糧廳。左岸圩城有重門，而人家不多。一塔四五級不甚高。又前卽淮安城，慶成門外有「星槎雲路」木坊，又有「碧霞勝境」「整肅郵傳」諸坊，皆在城外。城盡，西岸一所，榜曰「軍餉」，東岸土城亦長，圩門尙完好。至平橋，入市買魚肉，人家亦多。晚宿寶應城外南馬頭。登岸，見人家如在地底，多娼妓。

三十日辰刻，到汜水鎮，停舟大巷口萬壽寺前，買魚肉爲饌。（魚每斤二十八文）鎮內西有第一泉，東有彩華宮，登舟行，左手一閘，決水東注，閘有字，似是「子慕」也。又前一圓洞門，北向，書迎恩口三字，恐即前所見萬安宮。其村爲界首，有菴曰大慈。復前，經郵工東堤木坊，西岸卽高郵湖。昏泊一處，距高郵州五里許。昨日至今，水皆黃濁，風浪洶湧。

六月朔日黎明過高郵，十五里至北車路，舟人祀神。一路皆西湖而東河，東河地下於運河，爲閘以引運河之水。車路之西，湖多荻洲。再前，則渺漫無涯。河至車路以南始清。十八里至「露筋祠」，繫舟往觀，門外木坊上書「真應祠」，下層橫書「流芳今古」。門內巖前明及近時碑甚多。一碑內向，大書「露筋烈女死節故處」，爲嘉靖蒲坂楊瞻所立。殿後露筋娘娘金身。按長沙陶雲汀記：「謝於嘉慶乙亥十一月漕河禱冰，冰泮，勅封昭靈普惠之神」，則露筋之事實有其人矣。蓋人心所屬，天卽畀一物以主之，使著靈跡，以堅愚夫婦之信從，是神道設教之方也。聯額甚多，惟郭頻伽慶所題「江淮

君子水，山木女郎祠」，最工。殿前井闌書「露筋古井」已涸。後殿爲釋氏像，予覽王漁洋詩，竟無爲之刻石者。趨而出，瑜卿獨留登後樓，謂祠後白蓮方開，廣數畝，使予一人至此，必謂其地無白蓮矣，身至其境，猶或失之，况耳食臆決乎？郡伯湖不由湖，而由河傍石堤，至邵伯鎮，來時所未經也，鎮極大，有「謝傅甘棠」木坊，又有「海晏河清」額。一廟在舟右，書中大王廟。村外有損釐局。頃之入湖，雖不甚廣，而一片空明，無蒲葦之翳。良久，至灣頭，亦有釐局。又前行有二小城在左，城下聯舟爲橋，過此卽見揚州城，城外舟楫櫓比無間，舟至利津門泊焉。

初二日循城行，至南門外，一塔六級，在廢塚中。久之，一村形轉如牛角者，三汊河也。村頭有地藏菴，一水分右手去甚小。上有橋，長不盈丈，船則折而西行。稍前，復有人家，一壘高峙，壘下河分爲二，右行爲上儀徵之路，左行則至瓜洲，中隔土阜，阜上有寺廟，其地距江止十五里。又六七里爲八里鋪，兩岸有居人而不多。又八里至瓜洲口，地方大。停舟修補者甚衆。水又分爲二，其在右者爲出江口，三汊河以來水渾，

江中則清，往予誓至江弔杜十娘，今日竟酬其願。望金山在東南，如海上三山，立弱水中。是日有風，至午而息。船行甚穩，頃刻至金山，山下圍以紅牆，西南沙漲處，山門在焉，榜曰「江天禪寺」。殿宇落成未幾，殿右爲蘄王殿，又上爲呂祖閣，又上爲妙高臺。殿左爲方丈，爲奎章亭，爲觀音閣。閣上有亭，亭左有塔，塔邊望大江，令人悵然失志。夫浙水源委不能千里，而錢塘江面以里計者十。大江萬里委輸，其壯闊意必十倍，居恆聞諸管至者，言人人殊，不得其實。今乃見江面僅里餘，趙人聚觀孟嘗君，失望不已多乎？苻堅至此，自足投鞭斷流，而孫權笑囊沙爲誕，馬祖懸口吸爲期，雖三尺童子亦從而議其後矣。予昔覽王太初先生金山圖，心念何日得飛越其巔，發狂大叫，乃大江旣負虛名，金山真成拳石。卽近事著韓蘄王環山以戰，而今則山之四面以至北固皆陸地，僅僅門前小河，可以藏舟，是豈古人盡欺我哉？使予若再展步武，當悉發其覆，以愧死者於九泉也。其東爲北固，山上有城，焦山更在東北，稍覺高大，所謂「焦山山裏寺，金山寺裏山」者，確然不謬。寺中猶存東坡玉帶，玉已缺數枚，純皇爲補之。乃

山則渺而僧甚尊，岸然不可與語。殿前右爲伽藍殿，左爲第一泉，第一泉非真中冷也。山門左右爲關帝龍神諸殿。山北亦有門路可上，小島在山後，祇見其一，大如屋。山足舟皆可至，無陷入膏之說，亦不見所謂石華表，下山，舟自小島邊東北行，一山不與有域之山相連，下有穴，臨水。過鎮江關，地皆洋行。又過風神廟，入襄河，河狹船擠，是爲鎮江郭外。經錢家馬頭皇華亭等處，踰西門泊焉。

初三日離鎮江，從兩堤中行，蘆荻茂密。堤上一塔，高七級。泝流上，三十里至丹徒，人家不甚盛。過橋，河身稍廣。少前，左手一橋，橋下有閘，閘外復有河，兩河殊未辨高下。橋邊大旗書「緝私」二字。十里許，一村大旗書「金龍四大王皖江會館」，又有捐簾局，亦有閘，分水左去。午至新豐，有橋，店舖頗多。出村，一石書口陽分界。再過一邨，申刻將至丹陽，分二水，舟從左水，過橋三里許，至城下，分一水入城，舟行城外，從橋下過，全無人家，過一城門，又一橋，始望見人家在南，即之東門也。門旁亦有水門，一水從東來，水邊有塔，是明日去路也，泊舟入城。丹陽與郡，街衢皆

鋪石平淨。毋陽城中司諫坊，爲弘治間湯禮敬立。是地始見有粥薪木。

初四日行一二十里，一村有買賣，（魚每斤四十八文）不知其何名。又行，亦如之。至呂城，兩岸人家，中有橋二，村右又有一小橋。午末，經一橋下，則奔牛也。來時走孟河之埠頭，乃在隔河。路中始見水車，有十餘人同車者，身無寸縷，如羣猴緣木。未刻，見道左有土堦三，是爲武進郭外。經圓通禪林及廣濟橋，猶未見城，再至橋，則城下矣。常州篋箕最佳，上岸買十餘具。離城，舟行兩岸中，夕宿丁堰，人家不大。去府二十里。

初五日，水清，過洛社，一路支港多，久之，見右手大山，山勢東下盡處，一小山斗起，其頂卑坦，有塔不高，卽前所見錫山也。錫山下河水深廣，左岸有都城隍廟，河中爲文昌閣，四周皆水，北甬屈曰水月軒，南甬屈曰小金山，地爲無錫郭外，船隻衆多，人語甚囂，商賈輻輳之區也。前分二水，舟從右行，始見城在遠處，河又分數支，中支最大，船由此進，左水復來會焉。城下反無人家，以逼河也。過「驛路風清」木坊，

橋邊復有居人。城已舊敝，下石上甃，繞城則又是空地，經水門，頃之過一橋，石坊題曰「江南最勝叢林」，坊邊一塔甚麗，乃與城別矣。兩岸皆人家。過數橋，左右皆有支河，店舖在大街，不在河干，瓦窰甚多，窰盡始無人家。計自慧山至此廿餘里矣。又廿里許，宿新安鎮。

初六日過一村，祇數家耳，有捐齋船。又前，有水從右來甚駛，乃至古間渡橋，其市鎮曰望亭，見一洗衣女子，姿首潔白，僅衣半臂，幾露其乳。久之至澣墅，村頭橋曰北津，村尾橋曰中津。村左有竹青崇福二橋，北津左側有周孝侯祠，由中津至興賢橋皆荒墟，疑未被兵時悉人家也。中間一橋已無存，以二津推之，得非南津乎？過興賢，有屋踞高面河，顏曰「許關一善堂」，稍前，河闊。過蒯公亭，橋多難辨，惟伯姥橋可識，舟左望見蘇州，塔右則多大山，一山山上有塔，云是穹窿也。又前經射瀆橋邊，漸出左塔之南，又見一塔，蓋虎丘矣。所過橋皆有名，予與王周苦皆不能遠視，雖漸有居人，而荒榛碎瓦可十里許，皆昔日之歌樓舞榭也。至上津橋，人居始稠密，又前右手有普



安橋，其南爲渡僧橋，乃見蘇州城，船隻擁擠者逾時。過橋，豁然開朗，舟泊古龍王廟前。渡河至台州棧及浙台棧，皆疑予孤客，辭不可居。反至大興客寓，亦以人滿辭，入閩門至專諸巷內（俗云穿珠巷，皆賣珠玉，）晉豐棧駐足焉。

初八日與瑜卿往圓妙觀，東南行歷懷德泉，泉之對面爲課桑園，皆芝軒相國家物。至觀，觀側有照相館。觀前茶肆羅列，士女駢闐，賣字畫玩器者甚多。昔鐵竹道人施亮生法師居此，建三清殿彌羅閣，今殿猶存。中列六十太歲像，好醜不一，三層閣不久將圯矣。

初十日早起，尋師子林，東行至潘儒巷，巷有胡安定祠，過祠數十武乃至，入門，門內書「西進東出」，進之，見有屋一二十楹，階前一池，池畔卽假山也。正中爲屋三楹，環以巖石，西北二面皆可入，南則面墻矣，北面優於餘處。池之東偏，地勢稍高，山更奇怪，尋丈之地，可終日盤旋，亭台曲折，樹木陰翳，於九夏尤宜，詳其製蓋先畫路而後界以巖石，故路或複或單，或高或平，或分或合，令人愴恍迷離，應接不暇。至

巖石之玲瓏剔透，或如美女，或如枯僧，或如朵雲，或如舞獸，洵尤物也。高宗曾五至其地，御製五言古，刻碑在中楹，此本倪雲林創置，今爲山西學政黃鍾別墅，惜岩多剝陋，屋多摧壞，路多草塞，而池水停淤，是所憾耳。黃氏名此爲五松園，去閭門可四五里。返遊虎丘，出閭門，右轉至河邊覓船，船錢四百文，登船過聚龍橋，卽古龍王廟邊也。餘橋不能知名，惟中道星橋，星橋之西左手有吳涇浜橋可識耳。（浜布耕切河也）過普濟堂五人墓等處，旋見塔在人右，頤之至矣。門臨河干，榜曰「虎阜禪寺」，入門，荒草蔓延。又過一門，榜曰「路接天閭」，視右有池水，開行道者曰三浜，舉首見虎邱，積土爲阜，高可數丈。陟坡陀，過千人石，有亭面人，亭內二碑，刻純陽圖南二像，亭右小池曰白蓮池，亭左立石大書「虎丘劍池」，喜趨之，劍池崖裂成潭，右淺左深，外廣內狹，廣處二丈許，池右崖上，篆書「風壑雲泉」四大字，乃用方石四塊刻成而砌之，徘徊池畔，神骨爲爽。從崖際上，有橋，下臨池水。至巔，浮屠七級在焉，製鉅大，有僧居其中，欲拾級登，則云爲亂兵所毀，不可上，立塔外望蘇城，一目可了（城

內多荒墟。塔下十餘武，有新築室未完。此地龍象盡遭蹙蹋，惟石觀音殿猶存。殿門東向，門外二石阜，右雖側而頗平，可栖一二十人，右則否。阜下平壇頗似大石砌成者，石縫皆生草，土人指阜爲千人石，僧謂阜及壇皆是，予以僧言爲然，然曰千人，亦「則百斯男」之例耳。問可中亭，云已毀。問試劍石，僧云在山下，山下人云在山上，吳越音異，竟不知其所指。夫蘇州佳麗，余不及見矣，然虎丘未到，心常耿耿，茲遊得了之，亦吾生一大幸也。

十一日出棧，於水關橋落小船，辰刻上大裝船，船泊萬年橋下流，橋在胥門外，規制頗鉅，有三吳第一橋坊。大裝船頂平，中坐人而底裝貨，可容七八鋪，然不能起立。離閭門數里，人家中斷，至胥門外，復成聚落，與全盛時迥別。守風至晡時開船，過胥門，經一橋，橋已中斷，則盤門矣，有捐釐局。門內一塔，止四級，荒落視胥門益甚，不似城邑，毋論吳門也。前分二水，有橋者出太湖，船從左水循城行。城盡，有營壁，壘石爲之。地分三水，船從右水橋下出。更餘泊尹山橋。

十二日經吳江城外，有橋七洞，在右曰七星橋，午後至八尺，（俗呼八圻并改其字者非也）右有橋，長如前，橋外云是江山湖。左有釐局及炮船，臨河祇數家，而其內自成村市。又行見小城方數丈，上下開窗三重，頂上爲雉堞。右新造橋四洞，未成。橋外湖頗闊，聽舟人語，又似方山湖也。風雨，停舟荻岸。夕宿半望，去吳江五十里，去蘇州百里矣。（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五舟過平望，有鶯脰湖邊屋，高樓見水光之句。）

十三日行數十里，至王江涇，（屬嘉興有捐釐）有大橋三洞，午後至嘉興府，過北里橋，方搭臺唱戲，河中船以千百計，余在蘇時囑舟子道湖州以觀太湖，至嘉興始知其非也，夫三萬六千頃自非爲著我計，乃一見亦若此之艱哉。過北麗橋，行城外，半城以南，純是曠野。久之與城別，一橋已壞，尙餘石獅及橋址，上覆以木。過橋分二港，一附城東去，船由右港行。夫吾行自北而南，卽應經南湖，乃湖與烟雨樓，予皆不知，亦深負此行矣。塔六級，在別港，舟所不到。左邊有教牌坊，前至一祠，門如牌坊式，上書「萬古精忠」，其旁爲茶禪寺。寺後一亭圓頂，府城至此，舊時皆人家也。河中多植

竹籤以斲魚，又前有廢塔六級。晚經一大樹，樹下一石長數丈，高一二尺，云劉文成藏寶劍其中，舁之不能動，坐其上則腹痛，恐齊東野語也。又歷一廢橋，右手數家有炮船駐此，遂泊舟焉，云是斗門。

十四日，過橋三次，久之，至東高橋，橋外牌坊，橋邊人家，卽石門灣也。左右各有支河，河皆有小橋與船隻。卮形彎曲，河流隨之，村將盡，一橋壘石架木，行二十里，一橋亦如之，近石門縣郭矣。附城行，過青陽門橋下，前進，望見西面有山，臨平之山則在左手，（臨平係走長安之路，與塘棲相去二三十里）。凡歷六七橋，知其名者，惟望仙及豐年，未至塘棲間，水至闊，流急而清，一支向左流，經流有土堆，孤立水中，頗可觀。晚過二廢橋，更餘見一水亭三楹，有兵屯守，頃之至塘棲，中流有大橋七洞，河干爲屋，以蔭行人，不患雨之沾濡也。塘棲痧藥最有名，與瑜卿各買數瓶焉。御碑亭對岸東首范埠姚姓者最好，餘皆賤也。

十五日經一村，有小店可市菜肉。又前一碑，大書「謹防旋風」，忽見左邊一帶，

以石爲路，石下流水如橋梁，或斷或續，可百十丈。又過數村，始見寶椒塔，經曬吧橋，舟人搖手戒勿語，謂多不吉。又前爲大關，過二橋分爲二港，從東港行，過橋向南直前，右手有紅牆焉，外爲轅門，中門牌坊書「湖山有美」，不知爲何所，河內泊船甚多，予舟以限得勝埧，不能過，亦另換小船過埧，入壩子門至鬪富三橋，寓俞成龍行中。

十六日與瑜卿赴同邑武新生宴。

十七日，日未入數丈，有星見，杭人皆見之。

十八日，移寓甘澤坊巷內後市街李家，與瑜卿分袂矣。

十九日遊天竺，由下後市街西折，走九刀廟，經鹽運分司署前，過橋，路左有金華將軍廟，出湧金門，間有船往岳墳否，無應者，惟天竺進香極盛。船人立船頭，口叫手拉，應接不暇，予本無定向，遂往天竺。船行湖心亭之南，過六橋。橋西多菱茨蒲葦，又經二橋，湖始狹，至茅家埠財神廟邊登陸。（雨村詩話載魯秋隱西湖絕句吳孃要上天竺總搭茅家埠口船）其前村分二路，上天竺者從右行。又經一村，過古普福寺茶亭，

(皆從石板大路走不慮迷途也)至一村，右爲靈隱，左行爲天竺。予先趨左前村，卽三天竺法鏡寺，山門外有橋，澗水頗幽。寺之後山，有塔不甚高。出村復西，過洗心亭，白衣殿，乃至中天竺，門亦有橋，寺西有坊書「勅賜法喜禪寺」，卽上天竺之勝也。西行過頭山門，見心亭，觀音殿。過橋，見人家中有普門坊，坊內皆山僧香店也。又過一門，勝曰圓通，遂至法喜寺山門，山門西向，寺南向。二竺兵火之餘，僅有存者，惟上竺重建完好，四山環抱，規模宏闊，洵叢林鉅觀也。殿西有夢泉，水涓涓自石龍口出，盛以石池，籠以邱亭，僧每給人投錢龍口，以入者爲吉，錢墮池中，暮則取之，池水甚淺，意泄出外池耳。外池在大殿下，亦淤淺。寺西爲上白雲諸房。遊畢返觀靈隱，由山門入，不經春淙亭，穿一線天，坐冷泉亭，久之下泉，走泉畔觀泉流巖罅中過，巖滑溜可坐，雖荆棘滿胸人至此，亦應灑然也。復從原道還，茅家步以西，兩山夾道，然履道坦坦，不似在山中行，惟下山則覺趨下耳。上天竺至七里步中，湖港兩岸皆荷花，無不可人。登舟而返。

二十日出鳳山門，至螺螄埠奚鳴遠行寫船，是晚宿船中。

廿一日暮始開船。

廿二日風順，未刻過富陽，暮，未至桐廬二十里而止。

廿三日卯刻過桐廬，邑東有山頗陡峻，山上有塔及塔院，縣三面傍山，無城。分爲二村，從此皆循右山下行一二十里入瀧，是日復得順風，風猛浪急，然遇上灘猶持篙奮呼，相顧失色。出瀧，風益大。（舟子云瀧長五十里，出瀧二十里至嚴州）未刻，卽抵東館，以舟子入城未返，宿焉。

廿四日發嚴州口，又行兩山中，但不若瀧之逼窄，風又順，三十里至大洋，上石塘洪，盤旋曲折，不易施力，至桐梓灘，山始放開。四十里，至蘭谿，已晚矣。有處州二生，肄業武林歸，邀余飯青田周懋森行，返宿船中。

廿五日落馬頭船上金華。是日水長，然永康無船，至夜未投客店，仍宿船中。（船泊大橋邊，橋長十三洞，高闊，兩旁爲石牆以護行人，岸上有鐵樹生牆頭，本大數圍）



廿六日遇邑人楊姓與伙伴，爲肩行李入旌孝門，過行間橋，價甚昂。楊私語予曰：「已代覓縉雲轎矣」，遂行，由清波門過府學前，又過府前鼓樓前至梅花門，門頗有巖石，其北有塔十餘級，出門渡浮橋，橋下水自義烏來，昨日暴長者，乃此水也。又過一大村，轎夫始至，蓋懼行家知而竊行也，猶爲所覺，追至嚇詐，叱之乃止。三十里至嶺下朱，自府至此皆山路而甚夷，村東有小嶺，故名嶺下。又十里許乃行萬山中，十里過石塘。沿溪而出，山深林茂，境甚可人。又十里宿下菱道，屬武義縣，距縣三十里。

廿七日發下菱道，至上菱道，村外有寶華菴。又前過玉泉菴，蔣家宗祠，內白，等處，共三十里至楊公喫點心。出村過戶嶺，嶺不高，經一亭，路從右行，山始開，至花街，距永康縣二十里，僅一廟與兩人家而已。又經敷處，至普願菴廢址，距縣七里。前行，至三里亭，復有山路，抵縣入麗金門，南折入一街，左旋爲大街，過上大橋，宿永甯坊側，亦邑人所居也。自永康至家，已詳前簡。

天隱北遊日記 卷上

# 天隱北遊日記卷下

蘭雪堂叢書之二

仙居李天隱仲昭著

甲戌北遊日記（同治十三年）

甲戌年復屆會試期，予以二月初一日起行，以約王瑜卿玠泛海，故遲於往歲也，夜宿瑜卿家。

初四日至郡城，以連日雨阻行也。舟至浮橋，瑜卿行裝墮水，明日復留。

初六日出郡東門，東北行四十里至兩頭門，過溪。又前，別一水從北來。路行山麓，皆坦夷。十里，至大道地，五里，抵一邨，望銅岩嶺頭人家層疊，如在圖畫中。登嶺，五里乃至，宿山樓中，明敞可愛。去郡城六十里。

初七日雨作，憑闌四望，恍如煙雨樓頭也。嶺爲臨寧二邑分界，嶺頭水分注若建瓴然。雨稍休，下嶺，陡峭過昨而稍短。嶺盡，行兩山中，溪聲送客，山木蒼蔚，風景

殊不惡。十里過小桐岩，有他谷水來會，溪水益盛。五里（地名後堡）水不可涉，由左麓行，漸與溪遠。十餘里至朱塢，去桐巖三十里。

初八日沿朱塢溪行五六里，石橋下一水來會，少前，與溪別，入左麓，復有一水奔注，是爲婁坑。泝坑而上，歷橫山，陟麻塊嶺，卽黃公嶺之別名也。四五里，渡清溪，水自北來，大於餘溪數倍。又前與溪別，北旋抵桑洲。（人家大，皆陳姓，去麻塊嶺頭十三里，距寧邑六十里，舊有驛，今廢。）過桑洲嶺，嶺高視桐岩纔十之四。又四五里，有大溪當前，水盛倍於清溪。至岔路，象山從此分路去。十四五里許，至梁隍，去桑洲三十里。又十五里至黃壇宿焉。去朱塢七十五里。

初九日，出黃壇，直行十五里至縣，入明州者北行，過一石橋，至一亭，泝澗入，至白龍潭，度相見嶺，嶺高遜於桑洲，有二嶺相望故名。至銀杏樹（村名）有兩澗相合，右行五六里至空溪灘，（村名）村南平田中突起一山，大一二畝，四無根附。村後一小水，遙見其外，又有大溪，何寧海之多溪也。越山隴十餘里至缸窰，望海中有二嶼孤立，

俗名之爲龍眼。北折與海別，過一小嶺，宿西塾。（縣圖作西店，舊有驛，見奉化縣志。）去黃壇六十五里。

初十日行五六里至柵埔嶺，嶺與相見嶺彷彿，（俗名圻開嶺）是爲台明分界。過嶺，數里至山隍，又十里至方門，右出過石橋，又二十里至尙田畝，多任姓，天啓壬戌進士任一鳴故宅猶存。有開城廟，祠古吳公，吳未詳何人，見題壁詩辭，謂有靈跡在紅岩也。十里至奉化東門外大橋頭，申刻落船。

十一日旦，至寧波，船住東門外積善橋邊，進靈橋門，稍前，卽赤城會館。

十二日觀天封寺塔，（寺已燬新造草屋）僧持匙開塔門入，登之，可望見城內外，余止上四級，不能至頂而下。

十五日觀東嶽廟，廟近東南城脚，大不如城隍廟，而金碧燦煌，可稱絕麗。相去里餘，有延慶講寺，殿宇高大，世尊三座，座各踞一椹，座後埭過海大士處，足抵他寺一殿。蓬萊宮，報恩古剎，觀堂，皆在左側。觀堂與延慶相伯仲。

十六日辰刻，令館役肩行李至輪船，恐遲到無舖位也。（船名江西，本欲等中國輪船，而月內無有，乃落洋船。）船三層，下艙載貨，中上皆人。中艙每人紅洋一枚，上艙倍之。予坐中艙，時人尙不多，後則來者如市，無復隙地矣。未申之交開船。輪發如飛，至鎮海縣，縣東北城直至招寶山，山不高而頗突兀。過山，又一小島，頃之過蛟門，皆有小房屋。出招寶，卽大海矣，蛟門以後，茫不知所之也。

十七日辰刻，進吳淞口。吳淞江似比甬江更大。行李剃小船，悞到太平馬頭起貨，乃復僱挑夫挑往新北門外客棧，棧皆中國人，賃洋樓以居者，樓高大明淨，視華人之以雕飾爲工者，迥不同也。棧之東卽江，一帶人家以江干爲經，以巷爲緯。巷內洋屋，高門大闕，品宮貝闕，巷巷皆然，不可辨認。江岸平沙坦道，千車交馳，洋人皆小衣窄袖，惟婦女衣裙寬大，以網巾障面，有種白衣冠者，制如蓬掖，云是東洋人也。洋衣輕便，華人服役於彼者，率服其冠履衣袴，上海城外不復知是內地矣。是日往小東門內換銀。（每紅洋一枚，准銀七錢三分，折十足止六錢八分二釐，是行止以紅洋五十枚，換

紋銀三十四兩零。

十八日付棧主船錢紅洋十九枚。(船費十三兩五錢，准紅洋十八枚八分。)申刻落輪船，船名盛京，登頂上一層縱目眺望，覺平生所見山水，其細皆已甚，惟滄海差強人意耳。郡城陳衛士，宋春谷，葛逸仙，秀水朱味笙宗祥，皆同舟。

十九日早開船，始稍向東南，後乃北向行。

二十日浪稍起，舟中有嘔吐大作者，有寂然無事者，予於十九日已覺昏沈，是日晨起卽嘔，至黑水洋嘔愈甚，不知水之黑白也。瑜卿每譏余曰：「君有『西眺崑崙東大海』之句，乃不耐事如此哉？」

廿一日未時，到煙臺少泊，恍如續命湯也。煙臺一小島耳，斗入海中。晚復行，昏吐稍可。

廿二日入海口，始慶更生。大沽口水路迂曲，夜不可行。

廿三日未明行，入口以來，始見土屋，是北方景象矣。已刻抵紫竹林，下客棧，棧

皆廣東人開，大街一廟曰紫竹林，門祀關聖，殿中祀觀音大士。新關一帶係法國租界，法國領事官駐此，辦理交涉事務。是日寫車，車值九千五百文。（車錢七千，飯錢二千五百。）

廿四日早飯後行，見似水泊，卽爲天津城外。久之，歷南斜街東門外，轉至北門一帶，背城而居者，多以城爲牆壁。將至北門，聞有抗聲長歌者，疑爲優戲，至則築堤者也，倡予和汝，北人築者皆然，此則倚杵而立，廢手用口，尤可笑耳。北門路雖磬石，而水擔水車，來往淋漓，無著腳處。復北一關，上爲圍牆，額曰「坎中滿」，過河爲天津關，前行過紅橋及丁字沽，一路河港頗多，西北亦似有湖泊。從此行數十里，抵武清縣境，歷南老米店，北老米店，入一里門，額曰「仁壽門」，是爲楊村，有驛。又數十里，至蔡村宿。去紫竹林八九十里。

廿五日早行出蔡村，十里許，一騎纓帽紅裙，從他道來，要遮前車，不聽行，謂非道也，餘不曉作何語，乃回從右道行，合於大道。午尖安平，過此爲通州界。夜宿張家



灣，去蔡村九十餘里。是日小有風雨，寒戰殊甚。

廿六日發張家灣，距京城止五十里。己刻，入廣渠門。（關上酒錢百文）走直街，過崇文正陽二門外，走虎坊橋，轉北行，至後孫公園安徽會館對門，三台會館在焉。是日逸仙等亦至，出魯沛霖所寄文書與予，投文納卷，皆托吳玉叔紀綱爲之。

廿七夜，天台陳狀元子香桂芬招飲，與瑜卿，鹿門，蓉初，渠城，孫仲容同往。

三月初二日與瑜卿觀象房，入宣武門，（俗呼順治門，門外甕城，城樓四周砌牆，分二層，上層十二窗，下層又分三層，凡三十六窗。甕城門東向，入門見宣武門三字，東書漢字，西書清字，門上亦分二層，有門而無窗。）西折傍城脚行，俄至馴象所，（門者索錢，予之二十不可，增至三十五，乃聽入。）欲從中道行，羣呼曰在西，西地甚曠，屋皆穿敞，絕無一物，極西有屋尙新，則象在焉，磚地分二層，象居高層，南向立。首動搖無定時，軀高於臺駝而大於吳牛，脚擁腫如盪，圓蹄細腿大耳，耳數扇動。長牙修鼻，鼻端略似蛇首，或仰或俯，或伸或縮，或左右纏旋，象奴以稻草作球，置飯其

中擲之，則以鼻捲入口。奴索錢不與，閉其門。既出，見中道之北亦有象房，往則一象稍白，頂有白毛，牙更長，彎彎似兩角相向。腹露其陰，以鐵索係後足於右，象奴舉杖若欲撥之者，象作聲恍若人語，俄舒鼻向奴，意似甚噴之。觀畢而出。

前買卷時，玉叔代爲議價，每人十六弔，付錢畢，收卷票一紙，二十餘人共一票，云至初二日往取票。本日收到三場卷，卷面橫書第幾場三字於上頭，開摺直書草稿起三字，皆紅字也。又有填冊一紙，式爲名某，年幾歲，係浙江台州府仙居縣民，籍某學，由某生中某年順天(某省)鄉試舉人，曾祖某，祖某，父某。二行分寫而空其中，填冊者卽以此紙影於卷面之內而填之。又有卷票一紙，內開：禮部爲會試事：照得同治十三年三月會試，所有三場試卷，照奏定卷價，三場共紋銀三錢六分，凡有納卷者，給與印票，以便投卷，倘無印票及卷票內塗改姓名者，卽係私卷，除司務廳不准投納外，仍行按行鞫究不貸。須票：右給某省舉人某收執，甲字第幾號發，某年月日給。

至初五日，托玉叔紀綱納卷，發回收卷票一紙。

初六日，硃筆以馮青藜爲正考官，崇實，李鴻藻，魁齡，爲副考官，以黃毓恩，鍾駿聲等十八人爲同考官。

初八日入場。是年未租小寓，早飯後車行至前門外石橋，橋闊大，以石闌界爲三路，前門甌城，南面重簷，上簷十三窗，下簷三層共三十九窗，東西南樓上各六窗。南門無故不啓，人皆從東西門入。內城門樓兩層，額書正陽門，門內外石板路，日久轍深，其窪如臼，頓挫極苦。街北一片空地，圍以石闌，東西長於南北，南闌之外有屋，東闌與西闌斷處聯之以網。網亦數開，北闌之東西斷處無網。其北有十字石路一條，石路東出正直數文坊。十字路北又有石闌，與外闌相去八九丈，接以棧樁，加棘於上，棧樁者，以大圓木居中，交插二木，上下皆出大木外二尺餘。不爲石闌者，以其外臨東西街，行則可開也。極北三門，曰大清門，按京圖：「前門內爲棋盤街，街北石欄，欄北大清門。四周之垣，狹於皇城，六部九卿之署皆在垣外，分列東西，垣北與皇城相接處，

東出曰東長安門，西出曰西長安門，二門外各有門三座。皇城南曰天安門，東曰東安門，西曰西安門，北曰地安門，天安左右，太廟社稷位焉。天安之北爲端門，門左右有關，左闕右二門，自是而北爲紫禁城。南曰午門，東曰東華，西曰西華，北爲神武門，門北有周垣，景山在焉。南有門爲北上門，出垣而北，乃至地安門。又北爲後門，後門與東西長安，皆直大街。東長安街西長安街在三座門之外」。由敷文坊東行過數石橋，又過海岱門之東至單樓牌，大木坊書就日二字，坊東直行可至貢院，院近城腳，距會館約十里餘。院分四門點名，廂白正藍二旗，（內有滿蒙漢）及浙江，湖北，湖南，廣東，雲南，皆歸東右門；奉天，順天，直隸，河南，四川，蘇松，常鎮，皆在東左門。小京官各歸本省。東右門者西來之第三門也，入門至爲國求賢坊西，有御史搭臺點名，臺下圍以蘆蓆。浙江之序：杭嘉湖溫甯紹台，八九點鐘方至台，每五十人爲一牌，其名次不以科分，而以填冊之後先，唱至某名，將收卷票預粘卷夾之內遞上，驗過發回，并給木籤一枝，籤刻「照入及東右第幾牌等字」，東左點名臺與東右臺南北相對，中界以橫木，

東曰「爲國求賢」，西曰「明經取士」，二木坊皆甚鉅。點名處之西又有三門，東西向，中門不開，旁二門有官坐此。從此旋而北爲「天開文運」坊，坊北爲貢院門，門書貢院二字，閉其中門以設案置茶杯，值場官皆立旁兩門，有座未嘗坐也，曠行者勿遽入，謂門內人尙多，問內已點第幾牌，則妄應不可信，蓋內之點名處，既無名數，又無牌數，無從而知耳。門北爲儀門，中門不開，東西各二門，門外有給卷所四，以蘆簾圍之，席高於人首，其內有官與否不可得見，兩吏聳身簾上，唱名驗票給卷。門內亦有官坐視，舉子進天井繳籤。其前卽龍門，有門而無屋。門內蓋蘆席，四壁亦然，王大臣坐此看閱，然未搜檢也。吳冠齋嘗言道光乙巳會試題出人焉度哉二句，此後遂停搜檢。龍門距明遠樓、樓距至公堂，皆甚近。甬道短，故號舍多在夾道及至公堂後。卷面一大方印，印第幾場三字之下，廣與卷齊，不知何字。其上又蓋一印，篆文爲「欽命知貢舉之關防」八字，右漢篆，左清篆，印下空處爲桌號。開卷自硃印「草稿起」三字，至硃印「草稿止此，以便彌封」八字，共十五板，外又餘一板。轉面始爲紅格，凡三十二板，每

板六行，行廿五字。尾後一板印「印卷官關防」五大字。上橫列浙江二字。號舍視浙闈有略深者，夜臥不必垂繩簷外，然淺者亦多，闊狹亦不一。橫板祇二三片，中空，以直板鋪橫板之上，高低不平，妨於睡臥，臥具齋被囊及絮褥足矣。點名未畢，卽鎖號。號門如圍欄，鎖其一邊，而一邊以鐵圈係門樞，尙可動移。號官巡於外，不許走出。申刻則查號，以其號之字加印於卷面。明遠樓邊有井之號，空不坐人。院內皆飲井水，與杭州自西湖至者異。二點鐘題紙下，紙分三截，題目在中，中截第一行某年某甲子科會試題目；第二行第一場；第三行欽命四書詩題；第四行以後並列四題，末印詩韻二行，餘低一字，其外「大總裁」「內監試」二關防皆墨印。上截硃印「知貢舉」關防，「左監試官」「右提調官」二關防，視「知貢舉」低一字。下截載添註塗改式。

十一日第二場，場中晤老舉人劉軒亭及鋒，四川嘉定府榮縣人，年一百有二，甲子恩賜舉人，視其須眉如八九十許人，視聽未衰，尙善談吐。近年增齒以邀恩榮者極多，非皆實年也。在紫竹林時，湖南某言廣東一老榜年九十六矣，在輪中三日不能下咽，

甚爲可危。同號汀州華某，言其鄉有老榜未來應試，年一百有三，實祇九十餘。是日查號者在號門內遞卷出，驗實打戳。明日號外呼打粥，無往取者，飯則取之以給號軍，以號軍向舉子索米，無可給也。分飯者襁纒如丐，遂有舉子向之求益，亦可笑矣。飯黃黑色，無肴肉。是場經題無欽命字。

十四日第三場，予連坐東號，初場在夾道內，今則入夾道益深，與給卷處之五魁祠相接。（明日分粥之後，分熟肉一塊，重不能一兩，蓋三場多有，爲號軍竊取也。號軍多盜什物，宜周防之。）

十八日，與春谷謁李若農師於老墻根，師自南書房歸，坐次，言台州鄞鹿門可望中，時吾台以管慰農作霖文爲佳，師未見鄭文，以相術言，然是科台人皆失意，不獨鄭管下第已也。

吳玉叔爲彌封官，今日歲事，言十一日辰刻卷到彌封所，二十三發謄，十六日初場卷謄畢，（謄錄生六百餘人，每人一日謄三卷，三日可畢，取中之數亦略備），直隸

外惟浙省卷多，江南以分二省故，不逮浙江，浙卷共五百廿二，每百卷爲一字號。台，處，衢，嚴，溫，金，六府止七十餘卷，不能成一字號，吳於十三日將通省卷盡彌完發謄。又云福省不滿四百卷，福州一府有二百六十餘卷。

廿六日雨，自昨夕至今日午後止，去年七月至本年二月皆無大雨，此雨可志喜也。

三十日，餘姚黃硯舫維翰同年到寓，出乃翁蔚亭先生炳屋手書及藜洲年譜，蔚亭亦庚午同也。

四月初一日觀太學，由宣武門入，過西單牌樓，俄東折經西安門外，循皇城北行，又從城北過宛平縣署，出大街，又東北行，過步軍統領衙門，至安定門大街，久之至國子監，從東門入，抵一堂，司成題名碑在焉。堂內有屋，時考教習者正散，欲入之，門者不許。堂南爲辟雍，後門闕未闔，辟雍屋五楹，（乾隆四十八年命建辟雍甲辰成）頂有火珠。殿門常闔，窺其內有匾曰「雅涵於樂」，周以池水，兩岸白石闌干細潤光澤，中爲平橋以渡，行者以爲坦道，不知爲橋也。橋外牌門，內書「學海節觀」，外書「園



橋教澤」，其外爲門，不復開矣。殿之左右，碑亭各一，左爲辟雍落成碑，右爲三老五更說，皆純皇御製。稍前有鐘亭鼓亭，兩廊爲堂六，（有率性修道至義諸名）御定石經碑在焉，碑凡一百九十二，（碑兩面有字，皆楷書，字分數截，一截數行，則空一行，使摺者可摺爲冊頁也，碑陰字止半，下層無字，碑首篆乾隆御定石經六字，上蓋二寶，一爲表章經學之寶，一爲八徵之寶。）東廊最北一碑，載詔書及表及諸臣名，乾隆五十六年，以開成紹興所刊石經在西安杭州等府，皆缺不全，乃出蔣衡所書十三經刻之於石。（蔣衡後改名振生，江蘇金壇恩貢生，乾隆五年，以所書十三經進，賜以國子監學正。）兩廊最北之屋，東爲糾愆廳，西爲博士廳，廳北卽所入後門也。出門至南學，訪天台齊一峯其儀，外出未歸。遇一生，自云山陰人，問其姓氏，曰：「傅炳靈字友笙」，問石鼓所在，曰：「在聖廟」，卽前導復入監東門，東行至廟門，門內皆檜柏，歷科進士題名碑在焉。至大成門，門東西列石鼓各五，是爲新石鼓。（純聖廟聖製詩五集，昨近考訂石鼓文註，近聞石鼓文，惜其所存不及半，慮歲久漫漶并此不可復識，因就

所有三百十字集成十章，予親定首章末章，其自第二至第九，命彭元瑞按餘字各補成章。  
○旁一碑刻昌黎石鼓歌。門者啓角門入，門內列戟，東西各十二，旁置周宣王石鼓，鼓外遮以木闌，新鼓形如鼓，周鼓不甚似，上圓下平，觀如燿墩，且又有扁者。新鼓白石質美，周鼓石甚粗惡，色微黑，疑火所燒，惟刻字處如光如漆，然多剝落，字僅有存者。新鼓刻字鼓面，周鼓刻於鼓圍首，一鼓頂凹如臼，蓋中斷也。上刻高宗一篇，旁一短碑，刻石鼓文音訓，（純廟考定次第，以潘迪所釋爲準，庚戌年，以三代法物宜加珍惜，命施重欄深護。）簷端一柏已枯，僅一枝有生意，階下柏數十，鬱盤蒼勁，皆元時所植，而大成殿外西首一柏最大，其枯枝東出長丈餘，正拂丹墀，枝已折，以鐵裹之。又以鐵線紡於巨幹，是曰瑞柏，明時曾擊魏奄者也。（明史紀事本末，天啓七年五月，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旁，同時更有一張生者，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，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殂。按柏枝打死者，恐是張生，非忠賢也。）西廡下北頭一柏，瘦纒纒如伏龜，如蟄熊，甚爲可觀。殿陛及門階中道刻龍，兩旁爲階級，殿外丹墀上多

置石塊，石有孔，云所以設樂器也。階下御碑亭十餘坐。觀畢，門者索錢，各予數枚。反，路由東安門外，往來約三十里。

初二日劉李二師招飲，余未赴。

初三日皇上出正陽門，由石路進壇門，至皇穹宇，拈香畢，入齋宮，明日丑正二刻上祭，禮成後回宮，（約在寅末卯初）前門外大街兩旁，幃以布幙，幙外又施蘆席二層，萬衆無從瞻仰也。

初四日同年團拜，（蔣解元崇禮，李慈銘，胡壽鼎，金進士保泰四人爲首，上月廿八日送單，以人數止七十，酒資每人三十千，長班飯錢三百文。）席設安徽會館，於台人甚近，午飯畢方往，每座一揖如前儀。少頃開臺，演四喜班。俄，李師先至，劉師繼至，乃開宴，共十六席。

初五日李慈銘諸人又具單，以劉師七旬大壽，各出分資錢八吊爲壽屏。是日與王瑜卿徐琢菴珍遊法源報國二寺。法源寺建於唐時，本名感忠寺，丁香甚多，惜花已過。有

松一株皮白。出寺從陝西會館過，久之，仍出大街，西行將至廣寧門，有雨傘店數間，前此所未見也。路北爲慈仁寺，大不及法源，有松頗古，一本分數歧，西出枝頗長，細柯糾結，下以木承之，二寺皆有御碑，法源尤多元明時碑。

初六日溫州下請帖會同鄉，與范聘石同車往賈家胡同達子營西頭謁殷琴庭鴻疇郎中，及瑞安黃貞癩進士體立，惟泰順潘笛漁進士自彊往內城未回。

初八日，台州會同鄉，席設鐵門文昌館。與會者有己未同年團拜十餘人，及溫州孫仲容潘笛漁等。是日演四喜班，而特招十三旦唱二齣。十三旦全勝和班之最有名者，然年雖稚而臉太粗，聲音如男子，實未敢濫譽，（全勝和秦腔之善者，且皆假脚，倒豎翻筋斗甚便捷，四喜較之不如也。）夜飯後，予即回，（戲臺裏外約用燭五十枝）餘人有至子丑乃歸者。

初九日夜，到徐慶堂赴溫州席，除台人外，尚有縉雲趙月樵保滋，吳邑溪成周，李訪川渭，呂佐廷鈞濱，及青田章式典楷，姚少峯諸人。

十三日出榜。硃筆：這會試滿洲取中九名，蒙古取中三名，漢軍取中六名，直隸取中二十五名，奉天取中四名，山東取中二十三名，山西取中十二名，河南取中十九名，陝甘取中二十四名，江蘇取中二十七名，安徽取中十九名，浙江取中二十六名，江西取中二十三名，湖北取中十五名，湖南取中十五名，四川取中十五名，福建取中二十名，臺灣取中三名，廣東取中十七名，廣西取中十四名，雲南取中十三名，貴州取中十三名。欽此。

十四日取卷，是科盡多佳批而未中者。取卷在禮部大堂側司務廳，柵門不開，有人索卷票代遞入柵，卷出乃付卷錢，平卷一弔，薦卷倍之，彼自向發卷者索酒錢，不問舉子也。稚子弱女，多代遞卷以得錢。

十八日出都城。予既畏苦海道，又以門人王松亭維鶴宰博山，欲迂道過之，故一人獨行，令守館者覓車，車值十二兩。辰刻登途，車子問得銀數，以行家匿其二，不肯行，久之，返會館，館人另覓一車，日已向午矣。車子欲走天津，尋又從前門外行，出郭

門繞轉南海子，久之至黃邨。出村四五里，海子方盡。前門郭外，麥齊人腰，過此則自  
勝以下，甚或不能及鄒，皆青青也。夜宿處云是蠡縣境，然蠡縣不得在此，姑闕疑。

十九日，行曠野中，彌望榆柳青蔥，皆人所栽植者，行列整齊，樹下仍可耕種。午  
尖韓村，携紅洋往店中，強之乃兌，一枚準銀七錢，值六千四百文，抵京錢二吊一百三  
十二，實得足錢一千六十六文，算法又與他處異。（其錢以六十六文爲一百，五之得三  
百三十爲一串，一串又作二千算，是一錢準六錢也，其數實本於當十錢，蓋京中以當十  
錢五十文爲一吊，若百錢則云二吊，而其用一錢不過準三小錢又十分錢之三，是一百當  
十錢名曰二吊，實止三百三十，卽一準六，韓莊所謂京錢，不過以一準二之通例，故足  
錢祇得其半也。足錢曰老錢。）申刻渡永定河，水尙大。因風益急，此路非大道，惟有  
棚子車往來耳。午後始遇雙套車二，一爲博山王建言，係壬戌北榜；一爲利津牛蘭芳，  
亦庚午同年也。夜宿一村，云是新道。

二十日行有頃，至一湖，解馬脫輪而渡，（渡錢索京錢千七百，後給老錢幾至八百

。湖甚大而皆蒲葦，葦港參差，障人眼界。（據水道提綱此爲東淀）至一大村，陸地漸多，乃行河中，久之登陸，舟行二十里，日已下午矣。未幾，又渡運河尖瓦子頭，（距靜海縣三十里）村南一石橋，橋東爲運河，予乃西行，此地徧野皆麥，且碩茂已漸黃，豈其地方獨肥歟？走五十里，更餘，宿姚馬渡，車夫東指云，可望見海。（瓦子頭以九五錢爲一百，五百一串。）

廿一日，行三十五里至青縣，避雨暫憩，尋渡運河。三十里，尖輿濟（廢縣）。午後經落馬坡。又行數十里，宿風花店。

廿二日，早行風寒，予僅衣裕，車子脫絮衣衣予。東南行二十五里，掠滄州東郭過，又東行數十里，尖鹽山西門外，出南門，行數十里，宿望樹鎮。自昨夜與王牛二車不同宿，車子令予出宿房錢一百（老錢四十七），是後夜夜如之，古人謂「漸輿骨肉遠，轉於僮僕親。」此行并僮僕無之，故雖曲意求悅，不能令其不侮予矣。

廿三日行一二十里，經一土城左側，過是爲慶雲，城南有碑書「歲甘橋」三字，午

尖海豐，土垣之邇亦如彼，入西郭出南門，始爲山東地，麥雖小而將黃，人多築場者。四十里至武定府，由北關入，宿南關外。

廿四日行二十里許，尖聳索，自出京望西山後，今日午後始見南方有山。過段家莊，又至一村，最大。過黃河，舊爲清水河，卽大清河也，今爲黃流所奪。隔岸卽齊東縣，值大會市，車由西門入，出南門，八里餘至宋莊宿。夜始有蚊。

廿五日行五六十里，尖開河，惠民麥落落數莖布畦隴，長數寸，吾不知其何食矣。齊東刈麥漸多。午後過蕭家莊，見南山不高而頗峻嶒，至一村極大，村外綠陰夾道，路平如掌，自此看山更親切，山自西而東，綿亘數十里，恐卽長山也。其東又有山自北而南，兩山蒼翠相接。晚宿周村，去開河四十里。周村屬長山縣（與縣相距十八里），爲東省巨鎮，土城之大如縣城，有二武衙門。

廿六日出鍾靈門，路不通，轉至太乙門，東南行，路泥濘有積水，云雨過未久，周村以北固無之也。旋上山坡，見東南之山，南高北下，自東北繞至西北，堆放闕大，卽



昨日南山，恐亦其支派耳。青齊諸山盡在目中，惜不能名其地，如趙秋谷「一加品題」。下坡至一溪，過橋右行，至明水，爲淄川界。淄頗多山，要皆平岡崩斃，無高山深谷，路多從岡阜行，阜上土下石，石戛車輪，頗爲突兀。午尖淄川西城外，開蒲留仙所居，曰在東門外十餘里，地名蒲家莊，今亦無聞人。門外石橋甚新，未至橋，西行過四村，皆壘石爲城，末一城名白塔，去縣三十里，淄川界盡於此，過此卽顏山境矣。（博山土人皆仍本名曰顏山）又十五里渡溪，溪水活活可愛，頃刻之間凡四渡，皆一水旋折也。抵博山，見縣城南面負山，然非城，實圍子耳，制度如城，不能識別，有兩圍子相並，孝婦河流其間。出西圍，渡河至東圍大街，街左書曰「西門鎖鑰」，是爲西關，從此進入西門，前行卽縣署，投刺入，久之內辭令公至府未回，乃復出圍城，過范河，（范河於東圍西北角入孝婦河）宿趙家老店。自周村至淄川，自淄川至博山，皆四十五里。自京至博山，路一千一百里。

廿七日錢盡，兌洋錢無受者，乃剪銀以兌，（北地惟天津可用洋錢，以洋人在彼也

，京中洋錢與之力辨亦受，不論光糙本紅，悉剪開，出京無復用者。予與店主趙翁閒話，問居此幾何年，答曰二百年矣，吾祖爲山東第一才子趙秋谷也。蓋顏山舊屬益都，故人但知秋谷爲益都人，不知實博山人也。翁持扇索書，予乃書云：

走馬顏山日欲昏，不堪回首望都門，誰知倉卒停車處，云是才人幾代孫。

秋谷才名迴絕儔，山行題詠妙元蒐，我今空覽齊州勝，爲有崔詩在上頭。

廿九日，松亭以輿迓入署。

五月初二日，松亭以城外方大會，請往觀，命周姓長隨導往，出西門南行，街盡處爲三元宮，多賣書者。又出石門，循河行，過劉猛忠王等廟，步長橋，橋西山麓搭臺唱戲，坐觀茶頃，入碧霞元君廟。從此西南行，設肆者益盛，數里不絕。經冰雹廟乃至大廟，志所云靈泉廟祀孝婦顏文姜者也。廟塑顏氏夫婦像，後殿祀其翁姑，左室又有臥像，設衾褥焉。孝感河出神座下，覆以石，至階下湧出，大如車輪，雖旱不竭。出廟門，有香磨在焉，磨以木爲之。又西南行觀大洪泉，巖竇中已無滴水，返行十餘步，則有水

自路下出，下流入孝感河。

初五日出荆山門，歷東關街，數十步，出關，（額曰秋谷防園）過大石橋，曰後樂橋，橋上鑿槽以引水，橋下爲范河，自秋谷來，周僕祇以山水應而不能名也。橋北爲趙參政進美「怡園」故址，今爲呂祖廟，綠陰滿地，（一園門榜曰怡園，裏面榜曰荆玉洞天。）有數奇石，高四五尺，或立或仆，滑膩透漏。坐清音閣，嘉木蔭翳，流泉繞閣而入於池，池畔小石無數，亦嶙嶙可愛，壁上得二詩云：

清時謝太傅，此地亦東山。物我風塵外，經綸水石間。幾人能後樂，深谷有餘閒。  
吾亦忘機者，披襟自往還。

講堂開綠野，曲榭俯清渠。最愛陶潛樹，還同杜甫居。天高秋射隼，地輒晝觀魚。  
到處乾坤大，憑臨樂有餘。

不知何人所題。閣左右咸負勝概，地爽氣清，令人忘返。北面爲呂祖殿，東偏爲范泉書院，間歲方一延師，時門戶皆扃。書院之東稍南有準提菴，菴南卽范公祠，菴麓一水入

書院，與院內一水交於門外，而注於范河。范公祠亦扁鑰，有泉出注於河，卽范泉也。（志謂秋谷在荆山麓宋范文正公寄跡處）返過橋，不入關，沂河入秋谷，頗幽折，而路平坦，有觀音菴，菴內有泉，稍南路旁一泉獨大，混混上出如連珠，疑卽連珠泉，志所謂雙泉也，問過飲者妄以珍珠對。欲窮范河之源，阻沮澗而止。返循城而南，經城隍廟，出龍泉門，水汨汨北流者，二女泉也。又南抵龍泉寺（寺已毀），關帝廟之外，喬木蔽芾憩遊者。衆泉出於此，有二源，一在西南柏樹側，一在東北龍王殿下，並圍以石欄，周二三丈許，沈深珠湧，伏流出牆角，城中皆恃以食。返西行，見葡萄園甚多，由禹石門歸。邑志謂水泉隨地涌出，不亞濟南，以予所見，最大者孝婦河，次則二女泉，而其多莫如秋谷。志所載有范泉，雙泉，沙泉，六六泉，龍王泉，觀音泉，沈泉，不能遍識（山左人謂博山真山真水），獨惜秋谷先生「因園」不知所在，訪之土人，亦無知者，是可嘆也。

廿六日出西門，及西關，北行而出園子，渡孝婦河，上架板橋，時水方盛，潔清而

沙黃、入西園子，是爲西冶街，來時見賣瓷器者多，今則無有。旋反至北門，東園子未至北門而止，由北關街行，右轉至呂祖廟，方演戲，婦女來觀者多，妍者百無一二也。有抱犬同行者，大可笑。復往秋谷觀音菴內，流泉如注，菴南一泉在小廟外，廟僅容一像，有題雲行雨施等語，決爲龍王廟。廟之上有破門，書龍泉菴誌公院門，復觀二女泉而歸。

七月初三日，將往濟寧，令閹者向車店覓得二把手車一輛，（城中止有小車，此自鄉來者，官給錢八千。）期以初五日行，雨不果。

初十日乃行，留署中七十日矣，午飯後登車出門，由靈泉廟西南行，前所見岩竇無水者，茲涌若車輪。又前一溪，水淺含沙似黃，實非黃亦非水濁也。從此兩山夾澗，透迤百渡，大石礮礮，僱一人幫挽，（車一推一挽，與幫者爲三人。幫挽俗呼拉頭。）猶不可乘，下車徒步，至青石關宿，去縣二十里，是爲萊蕪地矣。關居嶺背，下瞰深谷，儼然天險，春秋時齊於此築長城，關內人家不多，而城直繞山上。東門有汝南熊榮詩，

不甚佳。蒲留仙嘗有詩云：

身在甕盎中，仰看飛燕度。南山北山雲，千株萬株樹。但見山中人，不見山中路。樵者指以柯，捫蘿自茲去。句曲上層霄，馬蹄無穩步。忽然聞犬吠，煙火數家聚。

挽轡眺來處，茫茫積翠霧。

淄川劉德沛同治間爲變，攻博山不克，去至青石關，惡其險而返，卒被擒。是夜無高牀，以板藉地而臥。

十一日出關，關外以石磬路，蓋路皆純土，與昨日岩石迥別。十里至河莊集早尖，村西一柳，奇形異狀，若雕蟲篆刻者，惜未得細視。關外水西流，久之一溪東流，疑是淄水。又久之，出一谷，谷水則又西流，水源之山，不知何名，而村多名杓山，其山必杓山也。杓山村頭一碑，引水經注云：「自入萊蕪谷，夾路連山百數里，水墜多行石澗中，林蒼綿濛、崖壁相望，或傾岑阻徑，或迴巖絕谷，清風鳴條，山壑俱嚮。」又已已生長邑西，境皆平曠，深疑此語，及到乃信，以今觀之，鄙注雖形容過當，而亦十得八

九矣。其水後漸大，經呂氏墓門，有碑謂南臨汝水，則此乃汝水也。又渡數水，水西一小廟，碑云東臨會河，予祇疑猶汝水也。共行五十里，宿口子集。（屬萊蕪，俗呼萊蕪口，）尋常圍城，而以口名，豈以萊蕪山從此入耶？

十二日早起，村中分二路，余以道泰安從西北行，六七里渡大會河，水倍大於昨日，一名大匯河，來自原山，南入於汝。隔岸爲會家莊。又前，至一村，方早飯。經舊寨，又運過二水，一源龍潭，一源香山，是爲雙洋水，西入大清河。又過三水，皆不知名。路望西北一山，有垂流長白，云卽太山也。以走山口不及，宿祝陽。

十三日，由祝陽行。十二里許，過河，大於大會河，（有祝陽人耿姓，聞予欲上太山，隨至至河，脫褲負予，予爲匿笑。）以近山口，土名山河口，三里至山口，自此太山近在車前，然不見有瀑布，知是路迹也。車左一大山，問之曰拖驢山，當是徂徠之誤耳。過乾河一，小河四，至鳳台。又過二小水，道入右歧，至泰安北關外，並城西行，住青雲菴西之李家，祝陽至此四十五里，時日方中也。顏山至濟甯有二路，由省會路遠

而大，由泰安路近而小。（博山至泰安百八十里，泰安至濟甯二百四十里。）予念省會之阨突明湖，泰安之秦岱，皆聞名馮慕，既不可兼收，舍濟甯而取秦岱也。路逢祝陽人，以予登山，導至逆旅，與主人來，言登山者必買錢糧，（亦曰元寶，大紙錠也。）買又必欲其多，予乃出錢以市焉。（此錢祝陽人及主人分去，紙錠不值幾錢，問客家幾口則裝幾對，又有人口平安，及泰山娘娘二者，皆紙印神像，俱禮神所用。）每歲朝山以正月初四日始，北自關東，西至河南，南至江南，東際海濱，道路相屬，旅店宿客常千人，搭臺唱戲，至四月八日乃封山也。午後入郡北門，門名仰止，街西卽岱廟之城也，下石上輒，甚廣頂殺，城上雉堞已圯，南城尙存一二，四角飛樓，樓簷三層。南城三門，門各有樓，中門又自分三門，亦各有樓，正中書「岱廟」二字，入東角門，茶館相室頗多，殿覆黃瓦，大門閉不得入，墻下多歷帝祭文碑。西一碑，碑陰書「五嶽獨宗」者，尤高大，石已中裂。柏甚多，皆近代物，惟延禧門內一唐槐大十圍，炳靈門內，一漢柏形扁，有碑可證。延禧之北一室，祠公輸子。牆外刻碧霞宮玉印，印文「天仙照鑒」，



疑宋真宗物也，重九十六兩，本在山上宮內，歷遭回祿未燬，今存縣庫。出廟，直南爲遙參亭，郡守湖望親謁，亭南直行，未至泰安門百許步，西折爲縣署，古奉高縣也。亭東直街爲府署，又東爲聖廟，又東爲迎暄門，門外池有水，泝水行回店。

十四日早起，乘山轎（轎製如圍椅，空其底，以繩絡之，墊被褥於上以坐。夾椅以弓木，木覆向下，木端各接以扁擔，凡四擔，擔頭繫皮條，昇者套皮條於頸，而手執扁擔，旁植六小竹以撐蓬，蓬用洋布，無四旁，以免風帆。文震亨長物志「籃輿」武林所製，有坐身，踏足處俱以繩絡者，卽此也。今溫州有椅轎無底，曰「蝦蟆挈」，然有擔無繩，不如山轎穩便。小倉山房詩集卷三，登泰山云：「土人結繩爲木籃，今我偃臥同春蠶，兩夫負之走若蟹，橫行直上聲喃喃。」按此似是眠轎，卽陶潛傳之藍輿也，與山轎製異。）登山，輕快無比，莊子謂「絕迹易，無行地難」，吾今無行地矣。由小徑趨至玉皇閣，與大道合，閣門東向，顏曰白鶴泉，自此至山頂，皆鋪石平正，廣數丈，（去年修欽工方峻）夾路翠柏，溪聲潺潺，送人上天去。五里餘至一天門，（天門有三，此

曰「天門」，入謁聖像，僧擊磬侍側，拜訖便行，天門內有捲洞，題曰「紅門」，碑云：「碧霞爲最上之頂，紅門爲駐驛之宮也」，人家皆修潔，以待香客。又前爲斗母宮，宮門西向，尼立門外呼客喫茶，予不知此中有佳處也，未入，一樓曰「萬仙樓」。昇者上嶺，皆橫肩並行，（二人分東西不分上下，倦則換肩，此惟皮條能然，擔子不能也。）徐徐而登，神間氣定，若欲睡者然。（所過祠宇入拜與否，唯其所命，昇倦則使客步登，曰老爺高陞。）問以黃峴嶺，馬棚崖，御帳坪，皆不能知，惟快活三則有之，亦忘質爲何地也。過石橋，山石益多，石上有歇馬崖三大字，崖下有穴，丐者累牆以居，恐卽是馬棚崖，然去大路數丈，馬不能至，其穴亦豈能容馬乎？又上，至壺天閣，一坊書迴馬嶺，嶺漸多峻，多下轎步行，嶺盡爲中天門，坊之北西書伏虎廟，廟在坊側，下嶺復上，道旁有對松山，硃書「對松」二字，蓋以對山有松而名。至瀑布處（有巖題河山元脈）最陡峻，慮爲天風吹落。嶺頭一坊書「五大夫松」，松不甚古，但頂平枝橫，若屈曲而成者，山上松多如此，不足異也。又上爲朝陽洞，乃石堆中一洞，中塑神像而窺其

門，狹小若鷄棲，而王太初與岳頂相提並論，殊不可解。惟洞背一石高二尺餘，珊瑚交柯，後之人必有鑿取而私有之者。又上爲開山口，有小廟焉，係新開路，故名，望對澗有一路，豈卽舊路耶？又上爲石廟，從此山益狹，無平曠處，爲神仙坊。旋有二巨鏤，垂石路旁，忍喘上之，爲南天門，門內人家猶有存者，過此嶺微凹者再。復上爲碧霞祠，山門晝掩，昇夫擊磬使聞，乃啓。入門，正殿不復開，惟於中庭一殿禮拜耳。殿下萬歷銅碑二，東西室乾隆玉碑各一，讀雍正所立碑，知前明登山者，必納香金於泰安州。至本朝乃獨去。昇夫至此不復行，予乃復上，過東嶽廟，青帝宮，宮旁一洞，純廟磨崖其旁。再上爲玉皇頂，以廟名頂，卽以頂名廟。門外崖下樹一碑，高出崖者，無字碑也，碑高大如近代碑，而甚厚，石質似玉而麤，上以片石覆之，又一尖石上出，故昔人有中藏物之說。碑側一小碑，鐫大名張銓詩云：

莽盪天風萬里吹，玉函金檢至今疑，袖攜五色如椽筆，來補秦皇無字碑。

余初上山，見山頂有宿雲，至此，乘風大合，遂至晦冥，髭鬚盡濕，所謂觸石膚寸者非

耶？惜丈尺內不相睹，遑問齊魯秦吳也。下山，昇者行甚疾，至中天門，方息肩啜茶，上下山路至此適中，故云中天門，見西南隅一山相屬，曰傲來山，南望汶河甚大，經徂徠之麓而西流，郡西一河注之，曰泮河，皆瞭如指掌。途中居人，非賣茶者，率向客乞錢。至白鶴泉南，岱宗坊側，仍從小逕歸，時日纔至鳥次耳。自城至山頂，僉謂四十五里，以余揆之，不能三十里。半山以下，石出土上，如萬羣黑豕，半山以上始純石。南天門一帶，是橫空盤硬所結撰而成者，巖巖氣象，於此見之。半山以下皆柏，半山以上皆松，別無他木，柏皆植路旁，以蔭遊人。至半山以上，則罡風刺刺，六月猶寒。半山以下，題名者鮮，半山以上，多以丹青涅石，南天門下有題云：「睥睨千峯，下臨無地。發育萬物，峻極於天。」尙能自造句，然皆今世人，無明代人也。唐磨崖碑未知所在。可醜者，惟道光己亥湯金釗，（辦理大學士吏部尙書）吳文鎔（刑部侍郎）等，備列官銜，石廟（開山口）不知何人書壁云：「孔聖登臨後，門生續舊蹤。」余不敢題崖，而成二絕云：

罡風吹我上天門，雲氣蒼茫咫尺昏，不是山靈妒望眼，怕將海日一齊吞！

天章雲漢是誰分，長嘯要教帝座聞，自讀秦皇無字石，人間何處有奇文？

自念碌碌一生，雖至近如台宏諸山，擯不與我識面，一旦行數千里，得登介邱，恍與七十二君相揖讓，誠不自知其厚幸也。

十五日天未明，大雨，予益念昨日厚幸矣。近午日出，出泰安府西門，過橋，訊知非道，轉至西南角，過橋至一林，道入右歧，渡旁河，上平岡，至泥溝，左行百四十里至曲阜，余右行十五六里，宿老虎官莊，（以賣黃布老虎故名）去府四十里。

十六日行二十里至東向，又行二十里渡汶河，水濁而大，其廣倍黃河。拖驢山正在東南，此地蓋卽戰國時南陽也。按泰山汶河爲齊魯分界，山南水北皆爲陽，自齊言之，故曰南陽。過河爲甯陽境，前行至新樂社，亦曰坊店。又前經星二橋，至堽屯集，又十里，宿新店，去泰安百一十里。出泰安以來，山漸開展，平原頗廣，而堽屯左右，草澤中有巖石，亦奇。

十七日行二十里至甯陽，去泰安百三十里，至濟甯止九十矣，路中數數回首，望河北諸山，太山獨高，名下固無盧士歟？甯陽產煙草及篋箕，由北門入，出南門打早尖。十二里避雨泗莊店，又十三里，午尖歇馬亭（卽北高社），地屬磁陽。又十餘里過高呂橋，夜宿顏村店，去歇馬亭三十五里，去甯陽六十里，至濟甯四十里。以雨大，明日止店中，作客值雨，可謂二難並矣。

十九日雨稍止，就道，泥水沒膝，僱二人幫挽。五里許，見左側有小阜，高二三丈，人曰燧陽山也，小路稍高燥。晡時至濟甯州。雖日出而寒甚，裏衣小袷襖，猶戰栗不自禁。至後衛住。

廿二日出行大街，街中一古槐，多掛紅其上，云是祈病得愈也。街西一巷爲道署，南門外爲運河，河水東南流。遵河左行，至金龍大王廟前，攤地賣衣者極多，叫攤者此于彼唱，一片宮商。又前爲禹王廟。

廿五日出署，至南門上船，船名黃快，甚窄。附舟者一爲河間人宋春霖，一爲青陽

人王賀齡。

廿七日方開船，行有頃，見兩隄之外皆湖也，湖畔田廬，盡爲黃河淹沒，彌望渺漫。至石佛關，以風逆，遂止不行，去州城十二里。

廿八日阻風，往觀玉皇閣，村北盡處，一土阜高二丈餘，阜東爲玉皇閣，閣材甚鉅，惜傾圮殆盡矣，讀廟碑，知爲正德十三年創建也。（階下東西各二碑，東碑爲戊辰年，下截入土，不詳撰人，據云河濱有玄武觀，三年遣監臣齎金增建玉皇閣，一碑差小，剝落僅存一二字。西碑崇禎二年郡人太常寺卿旭銜陳伯友撰，一碑差小，爲修玄武廟題名，弘治間重修玄武殿，正德十三年創修玉皇閣，隆慶二年重修，數字可識，末行紀年似爲隆慶肆年也。）湖中魚蝦菱角極賤，連日阻風，夜聽湖波舂撞，甚覺駭人，晨起立船頭，惟有吟「郎今欲渡緣何事」之什耳。

三十日風波如故，泊此不止三朝三暮矣。申刻解纜行，出村，積水益闊，望嶽山孤峙東南，不與衆山爲伍。行十八里，昏宿新店。

八月初一日出新店，波瀾彌盛，與海相若。船傍南山而行，不經南陽，七八十里，宿方頭。

初二日，東風大，移泊村東山脚，（卽大方頭之北岸也，山名洪山，有龍母臺鳳凰兒諸名。）立沙岸望大波軒然，疑若神驅。大魚每斤值錢六文，邑名魚臺不虛也。（西至縣八十里，時避水者露處滿野，縛黍藟蓋黃草以自蔽，甚可哀也，喜歲差熟，糧食賤耳。）

初三日巳刻行，晚宿留莊。

初四日辰刻行，午後順風，申初至夏鎮宿焉。（石佛以來村多沒水，有出戶卽水者，有水行屋中者，惟夏鎮尙完好，然街道亦多積水，其屋多被亂兵所燒，樓有明暗二式，明樓如城梁眼，暗樓穴墻開牕。）

初五日昧旦行，復行巨浸中，夏鎮三十五里至鄰山，舊時湖止於此，今則未也。午至韓莊，乃入河港。晚至臺兒莊宿。



初六日午，至毛兒溝。三十里，過姚灣，風利裁頃刻耳。又三十里過阜河，西岸之外又有高堤曰黃河，堤舊爲河道。昏宿宿遷東門外。

初七日行，水皆渾，午至重輿集，（屬桃源縣）遇捉兵船者（載兵往臺灣），促泊岸，令人持名紙往訊官所，乃許行。酉刻泊三里牌，日入復行，二更後至楊莊，去宿遷百九十里。

初八日雇土牛一輛（獨輪小車也），至高駝頭上清江船，路約一二里，已刻開船，至清河縣拱宸門暫停，隔河人家甚大，入城兌銀。申刻行十五里至淮關，又三十里至湖濱，已更餘矣。是日風逆，行四十餘里。

初九日晨過淮城，食時至平橋，又十餘里至涇河，午末過寶應，申末至汜水，泊舟仁豐巷前。

初十日旦至界首，風順。出界首，河最窄，荻最多，一小村曰馬棚，外歷六安溝，清水潭，一路人家盡在東岸，以西岸至洪澤湖也。清江以北，閘多當路，所以蓄水也。

南則多在河東岸，所以洩水也。實應以南水稍清，至高郵州更清矣。過車路，晚至露筋宿，舟人之兒曰：「何多蚊也？」予曰：「汝不知此爲露筋乎？」

十一日辰刻，至邵伯鎮，去高郵六十六里。四十里至揚州，又十數里至三汊河，江北無山，至此始見隔江峯巒無數。晚泊瓜洲。

十二日渡江，予尚在睡夢中，然長江淺狹，予甚恨恨，（汪中述學：京口之渡，自瓜州至金山一里三分，自金山至真溇半之，於江津爲最狹，若南北造浮橋二道，交會於金山，行旅來往如枕上，此百世之利也。）夫造物旣翫爲江山，而其高廣下不能至百里，此第一等沒智漢耳。前行入口，停舟皇華亭前，又循城南下，三十里至丹徒鎮，過一村，十餘里至新豐，晚宿張官渡。鎮江至丹陽六十里，張官渡至丹陽僅十五里矣。

十三日至丹陽，雨不可行，停久之，行一二十里，宿凌頭。

十四日至呂城，去丹陽及常州各四十五里。（舟人市豆箕以爨，每八十斤值百二十文。）又至奔牛，抵常州，昏黑至東門外泊焉。西門東門，相去十五里。

十五日阻雨，過節常州，舟人焚香及紙馬，放火鞭火炮，且以糖糞芋餉客。午後，行數武，復雨，遂止政成橋邊。

十六日，泊無錫南關外。自此至蘇，水如綠玉，云自太湖來也。

十七日行二九至新安，經北望亭，距許關二九，距蘇四十五里。（一橋圯未修，岸上止數家，有捐釐船，過橋，分兩河東北去。）前爲南望亭，久之，至濬墅，其關爲李中堂奏裁。視西南多大山，一山首昂尾伏，若天馬然，曰獅子山。問以洞庭山，則云距此八九十里，不可見也。過楓橋，至蘇州，泊舟太子碼頭。夜令進船南濠，搬行李過莊船，住船中一日，以雨不可入城。

十九日始行，申刻至吳江，泊東門外長橋。（橋名垂虹，長三十七洞，中道有垂虹亭，自門至亭十六洞，亭外又廿一洞，亭南有松凌廟。）

二十日過大浦，至王江涇。大浦岸上有釐卡，以船人漏稅，罰錢十七千。

廿一日風大，食時至嘉興，細雨冥濛，當以煙雨樓故耶？申刻，宿石門灣。

廿二日至石門縣，晡時過塘棲，更餘泊八字頭，距杭城十二里。

廿三日早飯後，過啞吧橋，杭州在目前矣，船至湖山有美堂外，止不行，登陸入武林門，住上後市街。

廿六日出鳳山門，至螺埠，上蘭谿船，江潮甚微。

廿七日船移至閘口，以俟樂平程雲九，晚方至，夜開船至對岸住。

廿八日辰刻至聞家堰，申初至富陽。北來者至揚州，望江南多山，所謂青山也；厭揚州俗多少峯巒，不過江者也；至杭城，望隔江青山無數，所謂隔岸越山多者也；聞家堰以來，舟行山麓，青山綠水，恣行遊矣。過富陽，左山漸逼，有入瀧之勢，既而左谿則右逼。夜宿山脚一村，去富陽三十里。

廿九日巳刻至樵溪，對岸稍東一山，上有鎮江侯王廟。午末至桐廬，先過一山，山頂有廟。至縣，縣東有水，水東一塔在山巔，舟過，回望縣城粉牆一片明如雪也。十數里入瀧，頃之過釣臺，山麓有嚴先生祠，祠外有坊，路旁一碑書「嚴子陵謝臯羽」云云

。山上二臺，路峻不可登，（二臺岩石天成，突兀如臺，東小西大，東臺上有亭，西臺亭爲風摧，臺頂有樹，臺下樹爲伐薪者所禿，然於此張釣，其人當亦龍伯流亞也。）予四過其下，徒從中流瞻仰耳。晚宿冷水，距東館五十里。

九月初一日，望瀧中諸山，藏雲泄霧，居其間者，真欲界之仙都矣。辰初到西口，（瀧西之口也）前四五里出瀧，左山先豁，右山尙隨。出瀧，十餘里至東關，申刻至大洋，晚風猛，泊舟桐梓灘下流，距蘭溪三十里。

初二日過焦查灘，前爲女埠，十里至蘭溪，船泊南門馬頭，午後換永康船。

初三日永康拔貢陳際唐德成自京回，遂與同行，望金華山高大磅礴，若垂天之雲，（陳指山西過峽一峯爲芙蓉山，去府城二十里，金華蘭溪等處，望之八面如一。）午至港口殿，晡時至金華，去蘭溪五十里，舟泊大橋側，（碑云橋長八十四丈，廣二丈六，高十丈。）與陳入城，抵縣學，學門榜曰「小鄒魯」，相傳胡大海死後，常開平破城，太祖欲屠之，聞讀書聲，曰：「此小鄒魯也，勿屠！」故名。府學旁爲八詠門，街北壘石

爲基，高齊於城者爲八詠樓，樓高敞，城內外一望瞭然，後堂祀竇婺星君，出樓，東爲芙蓉書院。反至舟，陳爲門人所邀不復回。

初四日自金華上，水源屢分，流淺益清。申刻至焦洋，山環水繞，林深箐密，幽折過瀧中，而巖峭不如。夜泊鹽場埠，距武義縣十里。

初五日，數里，過柳垣，潭水澄深，樹木陰翳，釣遊之勝地也。經前邵村，至武義城外，午後，見連山中有小洞，舟人曰金牛洞也，中有金牛云。夜泊處距永康四十里。

初六日已刻過洞琴，距縣止二十里。少前，見土山赤色。又十餘里，小山上一塔七級，距縣止五里矣。陸行至縣，坐大橋以俟舟。橋名西津橋，十六洞，有水者僅三之一，高廣遜金華，而長如之。北岸爲觀首閣，閣旁有崇功書院，義取功崇惟志也。東爲天后宮，船至小橋頭，乃起行裝進店。

初七日覓輜，時上方巖者衆，輜值甚昂，得本邑人居此者昇而行，出水馬頭，五里至牛關頭，又十五里而至石柱街，左折，出村，從此行山中。十里，至麻車店，前有山

，頂若香爐。又三十里宿胡陳。

初八日雨不克行。

重九日乃至家。

天隱北遊日記 卷下



## 跋

右北遊日記二卷，爲曾大父孝廉公同治辛未甲戌兩載，計偕北上，往返紀行之作。原名舟車所至錄，外有遊天台，縉雲，暨武林湖山諸記，殿以瑣如干則，約共數萬餘言。往歲承同學季子階平，代爲錄副，棄置家中，忽忽又數更寒暑，今茲始以供職省垣之便，函家大人檢寄稿本，於百忙中，先爲抽釐是編，付諸剞劂，蓋上距同治辛未，適已六十載矣。此六十載中，世事滄桑，爲振古所未有，而以科學孟晉，交通便利，尤爲古人夢想不及。不惟千里之間，恍若戶庭，而駕空飛行，且從而笑蒙莊無行地難之言之爲淺見焉。顧是編所紀，其時交通尙未興革，按日計程，誠不啻有刻進一寸，

時進一尺之歎，然正維其如此，故於途次山川道里，風土人情，名勝古蹟等，均得身到目歷，一一筆之於書，所謂存什一於千百，頗足爲愛好遊歷者，作識途之老馬。至其紀載春明風物，與夫禮闈雜事，彷彿白頭宮女，話開天遺事，摩沙洗戟，可認前朝，亦當爲關心掌故者所不廢，世有識者，或不以馬腫背見譏也。校勘既竣，用識其巔末如此。——中華民國二十年辛未六月，曾孫鏡渠謹志。

刊誤表 (屬圈點者從略)

同	同	同	同	同	同	同	同	同	同	上	卷
四七	四六	三四	三四	一五	一三	一〇	九	八	六	一	頁
一	九	七	五	三	一一	一一	五	六	六	四	行
三	二五	五	一三	八	一四	二二	一九	四	七	九	字
月	舶	留	留	絲	慢	舶	州	間	店	雲	誤
日	泊	劉	劉	綠	幔	泊	洲	間	客	雪	正
同	同	同	同	同	同	同	下	同	同	同	同
四一	三七	三二	三一	二四	二二	一	五八	五五	五〇	五〇	三
二	八	五	八	九	二	七	六	一二	五	三	二七
五	四	六	二七	四	一一	一〇	一三	二二	一七	一七	郡
兩	間	間	藍	茶	人	昨	喜	今	損	捐	郡
雨	間	閒	籃	茶	入	昨	嘉	令	捐	邵	邵

蘭雪堂叢書之一

天隱北遊日記

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出版

每冊實價大洋三角六分

著者 仙居李仲昭

印刷者 浙江印刷公司

總代售處

杭州文藝書店

新  
民  
路

枝  
頭  
巷  
口

分售處 各埠各大書坊

